

公

羊

義

疏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五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三十七

句容陳立卓人著

僖三十二年
盡三十三年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接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申侯也君殺大夫

皆就葬別有罪無罪唯內無貶公之道不可去葬故從殺時

別之疏

包氏慎言云二月書己丑二月有閏此爲三月之十日六日經繫之四月時蓋閏四月也左傳穀梁接作捷

漢書古今人表作接○注不書至侯也○見上七年○注君

殺至無罪○舊疏云謂大夫有罪則書其君葬若大夫無罪

則去其君葬以其惡包氏慎言云無罪殺大夫不書葬明當

繼爵不得以侯禮終也按上九年晉侯說諸卒注不書葬者

殺世子無罪也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注痤有罪故

平公書葬是殺有罪者不去葬也成十年晉侯驪卒注不書

葬者殺大夫趙同等是殺無罪大夫也○注唯內至別之○

卽上二十八年春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又成十六年乙

酉刺公子偃以日不日別有罪無罪也蓋有罪不日無罪日也然則內大夫有日不日之分外大夫之有罪無罪即於其君之書葬不書葬別之也此及晉景不書葬明申侯趙同等無罪矣內大夫所以別於日不日者以內無貶公之道也宣元年傳內無貶於公之道也明下無貶上之義故不可去葬也又以見爲尊者諱

衛人侵狄疏

杜云報前年狄圍衛

秋衛人及狄盟注不地者起因上侵就狄盟也復出衛人者嫌

與內微者同也言及者時出不得狄君也稱人而言及則知

狄盟者卑疏

注不地至盟也○決宣十二年書晉人會狄于

義云春秋時戎狄錯居中國此狄無國都處所直云及狄盟盟於狄之處也孔疏云猶若公如晉及晉侯盟是也○注復出至同也○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此不出衛人嫌爲衛與狄盟爲內之微者故不出名氏也○注言及至者卑○隱元年傳及猶汲汲也衛本畏狄而遷今侵衛復汲汲就狄盟故知不得狄君也衛稱人不出名氏故知與盟者卑宿盟書宋人此狄不書人者狄之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之十日穀梁注云晉

自莊公以前不書於春秋又不言文公之入及鄭忽之殺何乎徐邈通之曰按詩序及紀年史記晉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又鄭忽之後有子釐子儀且事出記傳而經所無殊多誠當有不告故不書者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敦其交好通其憂虞若鄰國相望而情志否隔存亡禍福不以相關則它國之使無由得書故告命之事絕則記注之文闕此蓋內外相與之常也魯政雖陵遲而典刑猶存史策所錄不失常法其文獻之實足徵故孔子因而脩之事仍本史而辭有損益所以成詳略之例起褒貶之意若夫可以寄微旨而通王道者存乎精義窮理不在記事少多此蓋脩春秋之本旨師資辨說日用之常義故穀梁子可不復發文而體例自舉矣按公羊於莊公以前不書晉事無說或亦如徐氏之旨與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疏穀梁傳滑國也按滑伯見於莊十六年同盟于幽大事表云今河南府偃師縣南二十里有緄氏城爲滑國地爲秦所滅尋屬晉成十七年鄭子駟侵晉虛滑卽此按左傳成十三年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杜云滑國都於費則時已滅滑矣隱二年傳入者何得而不居也注已得其國而不居故云爾又云入例

時傷害多則月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疏包氏慎言云四月無辛巳五月之十五日然如此則

不置閏而移閏於此年之正月則經之月日悉合然如此則

前年四月後中氣悉不在其月而此年歲首冬至又在閏月

矣于歷法多所抵牾據殽之戰傳言晉侯稱人以背殽用兵

危不得葬貶詐戰不日此以盡敵而日文公之卒在前年十

二月四月爲葬月下有書丁巳葬晉文公月之二十一日經月

必無誤前年十二月有己酉己未己巳此年四月有辛丑辛

亥辛酉未知係何月之誤杜云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

子駒支之先也按昭九年左傳允姓之戎居于瓜州杜云瓜

州今燉煌郡即范宣子所謂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者在今

甘肅肅州西五百二十里僖二十二年秦晉遷于伊洛即

所謂陸渾之戎也襄四年左傳戎子駒支謂晉人角之諸戎

倚之即此事此年正義云駒支自陳謂太岳之裔胃且此云

姜戎知是姜姓之戎也杜云四岳之後皆姓姜又別爲允姓

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春秋世戎人由瓜州遷中國者

蓋有二種一曰姜姓之戎一曰允姓之戎姜戎以殽之役見

春秋戎子駒支其後也范宣子數駒支稱秦人迫逐乃祖吾

離于瓜州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汝剖分而食之駒支

亦云惠公獨其大德謂我諸戎四岳之裔胄也賜我南鄙之

田是姜戎自瓜州徙晉南鄙而附庸于晉者也允姓之戎居
陸渾陸渾瓜州地名也故稱陸渾之戎僖二十二年秦晉遷
之伊川由是伊川亦有陸渾之名其後或居晉陰地謂之陰
戎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伯辭于晉曰允姓之
居于瓜州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入我郊甸伊川乃圻內地
故云郊甸與姜戎之居晉南鄙者別杜預四岳之後皆姓姜
又別爲允姓蓋欲合二種而一之竊有未安曰春秋時戎有
姜姓允姓子姓姬姓之別允姓之徙伊川在晉惠公時晉猶
未政南陽與伊川相去甚遠何緣分南鄙以食之且秦晉同
欲遷之非秦人迫逐而晉特裂土予之也楚子嘗伐陸渾之
戎矣不問其侵晉南鄙也則陸渾之戎非姜姓矣姜姓之別
爲允無文可據杜氏以意度之二戎族姓各殊分地亦別安
得以其同出瓜州同徙于惠公時而遂混而一之乎按錢說
極爲明晰左傳作敗秦師于殽有師字按穀梁傳云狄秦也
是穀梁經亦無師字今有者衍左氏經誤也杜云殽在宏農
澠池縣西亦曰二嶠大事表云二嶠在今河南府永甯縣六
十里漢澠池之西界自東嶠至西嶠長三十五里釋文殽本
又作肴左傳釋文本又作嶠後漢書龐參傳孟明敗晉師于
嶠按今澠池縣有土塚鎮卽土殽也

其謂之秦何注據敗者稱師未得師稱人疏

○注據敗至稱人
○桓十三年及

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是敗者稱

師也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傳敗

者稱師衛何師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注夷狄之也疏穀梁傳

未得成列爲師也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進

而言敗何也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進

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爲狄

自穀之戰始也說苑君道云天爲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

之立君也蓋非以爲位也夫爲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

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曷爲夷狄之注據俱見

如此者春秋不子能君而夷狄之秦伯將襲鄭注輕行疾至不

敗疏注據俱見敗○謂敗者稱秦伯將襲鄭注輕行疾至不

戒以入日襲疏鄭注輕行至日襲○史記秦本紀曰鄭人有賈

年左傳紀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

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白虎通誅伐篇襲者何謂也行不假途

掩人不備也春秋傳曰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爲夷狄之

秦國將襲鄭入國掩人不備行不假途人衛牧馬縶勒置伏

夜行爲襲也按曷爲夷狄之以上皆公羊傳諸秦伯彼百里

作秦國人國以下三傳皆無或班氏引經師說足之也百里

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注行疾不假

途變必生道遠多險阻遭變必亡

左傳曰穆公訪諸蹇叔

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蹇叔非

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秦本紀繆公問

蹇叔百里侯對曰徑數國千里而襲人希有得利者且人賣

鄭庸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不可穀梁傳曰秦伯

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亡者也

按左傳諫穆公勞師襲遠爲蹇叔語此及穀梁史記則蹇叔

百里奚同諫左傳言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此及穀梁史

記皆云蹇叔百里同送其子而哭之左傳載三帥之名爲孟

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史記以孟明爲百里奚子西乞術白乙

丙爲蹇叔子左傳疏引世族譜同則書秦誓所稱古之謀人

及詢茲黃髮其卽指百里奚蹇叔二人與○注行疾至必亡

○桓六年注諸侯相過至竟必假途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

絕慢易戒不虞行軍亦然故晉獻伐虢假道于虞晉文伐曹

假道于衛是也皆所以防變也千里襲人是道遠也下云必

於微之嶽巖是多險阻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注宰冢

也拱可以手對抱疏左傳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

矣何知注言其老無知杜云言其過老悖不可用○注宰冢

也○列子天瑞篇宰如也殷敬順釋文宰如言如冢也荀子

大略云望其墳皋如也注皋當爲宰宰豕也小爾雅廣名云
軍豕也哀三年左傳命宰人出禮書注宰人豕人之屬方言
豕秦晉之間謂之墳或謂之培或謂之采廣雅採豕也採采
宰音義並通梁氏玉繩警記云豕何以訓宰晉書天文志處
二星豕宰之官也主死喪哭泣未免附會示兒篇謂豕宰字
相近而譌錢脩事曰非譌也二字聲相近故可轉訓禮緯舍
文嘉云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樹易繫辭傳說上
樹以桑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樹易繫辭傳說上
古云不封不樹○注拱可以手對抱○左傳注合手曰拱穀
梁注拱合抱書序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史記
注引鄭注云兩手掩之曰拱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共與拱
通左傳爾墓之木拱杜曰合手曰拱呂覽制樂篇載此事高
誘注亦云滿兩手曰拱是也孟子告子上拱把之桐倅注拱
兩手也莊子人間世云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
者釋文云拱恭勇反把百雅反司馬云兩手曰拱一手曰把
兩手卽以手對抱也爾雅釋詁拱執也注兩手持爲拱說文
手部拱斂手爾曷知疏新序五云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躑躑
也義皆合爾曷知疏新序五云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躑躑
也秦穆所以敗其師說紂所以亡天下也繁露竹林云秦穆
侮蹇叔而大敗鄭文輕眾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
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疏呂覽先識篇蹇叔有子曰

視孟明視也按杜云孟明百里孟明則孟明宜爲百里子與史記世族譜並同秦本紀云繆公曰子不知也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里傒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自乙丙將兵行日百里是也按左傳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爲哭其子上文蹇叔哭之曰孟子明非蹇叔子高注非也左疏又云蹇叔子與師言其在師中而已若西乞術自乙丙則爲將帥不得云與按將帥稱與行文亦無不可孔氏可謂好立異矣而戒之曰爾卽死必於殽之嶽

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

注

其處險阻隘勢一人可要百

故文王過之驅馳常若辟風雨襲鄭所當山也

疏校勘記云

本同釋文嶽本或作廩同盧文昭曰說文作欽嶽高誘注淮南隆形訓作欽吟按說文有岑嶽無欽嶽義與傳亦不同按釋文嶽苦銜反鄒誕生褚詮之音上林賦並同徐音欽韋昭漢書音義去贈反又本或作廩同嚴五銜反草音嚴閻監毛本作廩盧云從注疏本作廩說文止有廩字十行本釋文嚴作岩穀梁傳作巖陰吳氏經說云穀梁釋文云陰本又作嶽音吟一音欽按說文作跌嶽山之岑嶽也巖岸也岳山巖也讀若吟徐楚金於嶽下引張協詩云周文走岑嶽而李善注文選引公羊此傳解云然則嶽乃俗字穀梁別本作嶽正字也嶽巖音義並同按說文厂部巖嶽也一曰地名疑卽此文

選上林賦嶽巖倚傾郭注嶽巖欬貌也後漢周燮傳注欬頤
曲頤也欬嶽或通同韻也左傳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
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
死是間余收爾骨焉水經注河水篇石峽水出石峽山山有
二陵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矣言山徑
委深峰阜交蔭故可避風雨也秦本紀二老退謂其子曰汝
軍卽敗必於殽殽矣鹽鐵論險固云然固於阻險敵於金城
楚師之圍宋秦師敗殽殽是也○注其處至山也○左傳
注云此道在二殽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嶽故可以
辟風雨與何注異按嶽巖是山之貌不得云兩山相嶽此道
見在俗呼爲石殽范云其處險隘一人可以要百人止取何
及杜說未可從也范云其處險隘一人可以要百人止取何
義通典云文王辟風雨處在東嶽山在夏后皋墓北十里許
漢時移道於嶽山南在夏后皋墓山在夏后皋墓北十里許
道卽復春秋時舊路也元和志三嶽山又名嶽山在河南
府永甯縣北二十八里自東嶽至西嶽三十五里東嶽長坂
數里較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嶽全石坂十五里東嶽絕不
異東嶽明一統志在水甯縣北六十里按今又移於澗池縣
界略較平易矣經義述聞云謹案注未得傳意卽猶若也百
里及窆叔欲收其子尸而恐失其處故指地以示之曰爾若
死必切在他處而在殽之嶽巖吾將於此收爾之尸故吾將
下文云吾將尸爾焉按注云卽字無說無不得傳意處吾將

尸爾焉

注在牀曰尸在棺曰柩

疏殺梁傳我將尸女於是注

篇寔叔謂其子曰女死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爲吾

尸汝之易通義云將求爾之尸于是宣十二年左傳逢大夫

與其二子乘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于是言汝必戰死於是

不可在他處死有定所乃可收爾尸焉左傳曰必死是問余

收爾骨焉注以其深險故經義述間云杜意謂寔叔以二骸

深險故料其子必死是問非傳意也必死是問余收爾骨焉

引此傳及穀梁傳呂氏春秋語又引逢大夫事云與此相類

按行軍遇敵焉有擇地而死之理百里寔叔第極形秦師之

出之非故料晉鄭要秦唯峭地最險恐其敗死故左氏云晉

人遇師必於穀以常時形勢斷之耳逢大夫推于下車因卽

謂其尸女於是與此小殊何杜范注均自了然王氏強爲立

異耳○注在牀至曰柩○禮記曲禮下文尸未殯通稱引禮

爲證非謂當時子揖師而行注揖其父於師中介冑不拜爲

必有牀載尸也注揖其至如蹲○周禮大祝九曰肅拜先鄭注

其拜如蹲疏云介者不拜故云爲事敢肅使者此引左傳成

十六年卻至事禮記少儀云介者不拜注軍中之肅不言拜段

氏玉裁經韻樓集云肅與肅拜當爲二左傳之肅不言拜則

肅爲不拜未嘗跪也曲禮介者不拜爲其不便於跪故肅以

手自上而極下也證以左傳云閒蒙甲胄不敢拜命敢肅使
者公羊揖師而行周勃傳天子至中營亞夫揖曰介胄之士
不拜請以軍禮見是其不跪顯然卻至之肅與禮之肅拜有
跪不跪之殊肅拜者跪而舉頭下手也揖者立而舉頭推手
也肅者立而低頭下手如今人之揖也司農稱左傳證周禮
失之韋昭注晉語云禮軍事肅拜肅拜下手至地也下手引
地最爲分明惟肅下不當連拜耳按禮經注云推手曰揖引
手曰厭推手者拱其手於前也周禮土揖土揖時揖天揖謂推手
小下之爲土揖推手小舉之爲天揖推手平之爲時揖也所以
手斂手至於胸如鄉飲酒禮主人揖先入此用推手也謙若
爲讓也故說文云揖下曰攘也賓厭眾賓此用引手也謙若
不敢前也說文又云一曰手箸胸曰揖手箸胸卽鄭所謂引
手此許從今文厭皆作揖也周禮疏作推手曰揖引手曰擯
則又以厭作擯左傳注肅手至地若今擯此擯字正揖之誤
今揖者今人揖與古殊古揖但有推手而已今人則有長揖
至地者傳所謂肅者正長揖也然則揖者推手之名如今人
拱手相讓然厭者引手箸胸書大傳子夏葉拱而進家語師
襄避席葉拱而對王注兩手薄其心若不敢當之客若長揖
則如今人之揖矣此指師而行蓋如今之長揖經傳所稱之
肅指父於師不得推手也俞氏樾云揖其父於師中而但曰
帝紀郊祀志並作揖五瑞是揖當讀爲輯尙書堯典輯五瑞五

傳大衆方輯師古注輯與集字同又作楫兒寬傳統楫羣元

注輯與集三字並同蓋古文聲近義通也輯與集同

故揖亦與集同子通矣按俞義亦好異周亞夫見帝曰介胄

之作揖其父義不可通矣按俞義亦好異周亞夫見帝曰介胄

之士不拜故二子之見父亦不拜也介胄不拜二語見曲

禮今記作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變拜賈子容經篇禮介者不

拜孔叢子問軍禮云介冑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經義

雜記二十三云今禮記作冑蓋何氏以意言之而如古通此若

合斐乃俗字介者作冑蓋何氏以意言之而如古通此若

從公羊注讀而爲如拜而變拜費解公羊注則變拜之拜若

係衍文又二十七云曲禮注變則失容節變猶詐也釋文變

拜子卧反又側嫁反詐也挫也沈祖稼反又子猥反虞本作

蹲正義曰變挫也戎容暨暨著甲而屈拜則挫損其戎威之

容也一云變詐也言著鎧而拜形儀不足似詐也按變字不

知所從玉篇又部作斐云亦作斐引禮記無斐拜廣韻三十

九過云斐經典作斐攷斐斐皆說文所無徐鉉新附收斐字

於欠部以爲从欠坐聲與篇韻合又盧侍中本作蹲說文足

部蹲踞也从足尊聲拜而蹲拜者以甲冑在身不能折腰故

欲拜如夷然與鄭注詐也一說合斐蓋蹲之俗說文欠行

欲拜而文象人兩脛有所踞也此字从坐故云猶詐也百

廣韻二十三魂云蹲坐也蓋以斐釋蹲蹲斐一聲之轉百里

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爲哭吾師對曰

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注言恐臣先死子不見臣故先

哭之疏左傳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

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爲哭吾師也二子曰

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文選注引感精符云西秦東窺謀襲

鄭伯晉我同心遮之穀谷反呼老人百里子哭語之不知泣

血何益○注言恐至哭之○穀梁傳述二子又曰我老矣彼

不死則我死矣注畏秦伯怒故云彼我要有死者秦本紀百

里侯蹇叔二人哭之繆公聞怒曰孤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

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軍行臣子與往臣老遲還恐不相

見故哭耳通義云實哀師不得反託言哭己老恐不得見子

弦高者鄭商也注鄭商賈人疏左傳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

太宰職以九職任萬民六曰商賈于周遇之注商行賈也周禮

賈對文異散則通書酒誥華牽車牛遠服賈是行亦稱賈何

云鄭商賈人通言之也高士傳弦高傳云鄭繆公以存國之

功賞高商不受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按又有美施見呂

賢先識篇淮南人間遇之穀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注詐

訓美施又作蹇施

解曰矯矯勞也見其軍行非常不似君子恐見虜掠故生意

矯君命勞之疏

注詐解曰矯○國語周語曰其刑詐誣注以詐用法曰矯呂覽先識云乃矯鄭伯之命以

勞之注攬解君命曰矯漢書高后紀注矯詐也武帝紀擣虔

吏韋昭曰凡稱詐爲矯○注矯勞也○廣雅釋詁矯勞也國

語魯語曰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矯師注矯勞也故呂覽云矯

鄭伯命以勞之即矯之○注見其至勞之○校勘記出虜掠

云鄂木掠作略按釋文作虜掠左傳說苑高事云以乘韋先

牛十二犒師口寡君問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

使遽告于鄭則束載厲兵秣馬矣秦本紀云至滑鄭販賣賈

人弦高持十二牛將賣之周見秦兵恐死虜因獻其牛曰聞

大國將誅鄭鄭君謹修守禦備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是其

恐見虜掠矯命勞師事也高士傳亦云弦高者鄭人也秦穆

公使百里西乞白乙帥師襲鄭過周及滑鄭人不知時高將

市于周遇之謂其友蹇他曰師行數千里又數經諸侯之地

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無備也示以知情人告鄭爲備按

矣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犒秦師且使人告鄭爲備周

反滑當作及滑蹇他即淮南子之蹇施也左傳曰秦師過周

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人王孫滿曰秦師過周

師輕而無禮必敗其軍行非常不似君子可知秦或曰往矣

或曰反矣注軍中語也時以爲鄭實使弦高犒之或以爲鄭

伯已知將見襲必設備不如還或曰既出當遂往之疏左傳

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秦本紀秦三將相謂曰將襲鄭鄭今已覺之往無及已是皆或曰

反矣事也口眾不一或曰往矣亦所時有其軍心不固已可概見所以敗也經義述聞云往反當上下互易何注曰或以

爲鄭伯已知將見襲必設備不如還或曰既出當遂往之注先釋反後釋往則傳之先言反後言往可知寫者錯亂耳唐

石經已誤○注或曰至往之○校勘記出或曰緒出當遂往之云鄂本同蓋誤闕監作既出毛本誤既自此本緒字刻改

當本作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

注然然上讀猶豫留往之頃也匹馬一馬也隻蹄也皆喻盡

疏說苑敬慎篇先軫與兵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然穀梁傳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殽匹馬倚輪無反者○注

然然至頃也○校勘記出留往云闕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往作仕當据正經傳釋詞云然而者詞之承上而轉者也猶言

如是而也考工記材美工巧然而不私也文王世子有父在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

則禮然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三年問然而從之則是鳥獸
之不若也此傳然而起定八年傳然而甲起於琴如以上言然
然而宮眾甲鼓而起定八年傳然而甲起於琴如以上言然
者皆謂如是而已今人用然而二字則與此異矣按何在謂
然上議亦如是之義猶豫留住之頃解然而二字間之義
精極○注隻騎也○釋文隻騎如字一本作易騎董仲舒云
車皆不還故不得易輪轍隻騎居宜切一本作易騎董仲舒云
作倚輪范云倚輪一隻之輪釋文倚居宜反或於綺反漢書
五行志中之下劉向說謂晉敗秦師匹馬騎獲之騎音居宜反
曰騎音奇偶之奇師古曰騎隻也言盡虜獲之騎音居宜反
經義雜記云按作騎倚作騎皆奇字之通借疑公羊傳本
作匹馬騎輪與穀梁及漢志同何注作騎隻也與范解及顏
注同今注疏本與釋文皆誤倒若傳本作騎隻則文義已明反
訓爲騎義博晦矣釋文謂隻輪轍則本作易輪亦誤若作易輪
董說爲車皆不還不得易輪轍則本作易輪與董仲舒三字可剛矣
校勘記云據釋文則知傳一本作易輪與董仲舒三字可剛矣
爲釋文敘錄曰徐仙民反易爲神石是也與隻聲相近故借
反釋文敘錄曰徐仙民反易爲神石是也與隻聲相近故借
易爲隻公羊古本蓋作易何氏讀易爲隻故云易騎也與
隻同義易騎也者正以易之爲隻也董仲舒不知易爲隻之
段借而以爲易輪轍其說雖於文義未安然即此可見古本
之作易也大抵段借之字不以本字讀之則義失其真徑改

本字則文非其舊存其段借之易而讀以本義之隻則兩得
 之矣臧氏經義雜記乃謂易爲誤字又謂傳文當作騎輪注
 當作騎隻也非是公羊問荅云注隻騎也此方言乎曰方言
 自闕而西秦晉之間凡全物而體不具者謂之倚梁楚之間
 謂之騎漢書五行志作騎師古曰騎隻也騎倚騎皆奇之通
 借服虔曰騎音奇偶之奇穀梁注倚輪一隻之輪皆同公羊
 說按董仲舒所見本卽釋文之一本何訓爲騎者說文足部
 騎一足也段注云管子借堯之時一騎腓一騎履而當死謂
 是一足也一足履當死罪也引伸之凡物單曰騎方言倚騎
 奇也自闕而西物全而體不具者謂之騎公羊匹馬隻輪無反此何
 梁西郊凡驛支體不具者謂之騎公羊匹馬隻輪無反此何
 注隻騎也又相與騎閭而語何云閉一扇開一扇一人在內
 一人在外戰國策必有騎重者矣騎重偏重也梁氏玉繩譬
 記云穀梁倚輪讀若奇偶之奇與公羊隻輪同方言倚騎奇
 也荀子修身云倚魁之行莊子天下篇南方有倚人漢五行
 志作騎釋文先音居宜切者是按臧氏謂隻當作騎注當作
 騎隻似爲近之公穀多相近公羊之騎卽穀梁之倚也皆卽
 奇字奇者一也易繫詞所謂歸奇于扚是也因之凡單數皆
 謂之奇易繫詞傳陽數奇禮記郊特牲鼎俎奇皆其引申也
 奇韻與易韻通古易韻轉平聲入支部从奇之字在歌部歌
 部與支部古韻通轉也○注皆喻盡○秦本紀云襄公怒發
 兵遇秦兵於散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明其盡也下

傳云此何以日其言及姜戎何注據秦人白狄不言及吳子

盡也是其事也

主會也疏注據秦至會也

○校勘記云閭監毛本同鄂本疊

吳子在哀十三年

舊本吳子重但脫一及字按疏中標注云

及吳子主會也

如本依疏疊及字義可通矣又云按此注

當據秦人白狄

不言及句絕下云及吳子吳子主會也謂如

哀十三年言及吳子

者因吳子主會也今姜戎非主會者何

以言及按後說明顯舊疏但

姜戎微也注故絕言及疏注故

引哀十三年經傳殊不了

及○顧氏炎武杜解補正云及者殊夷狄之詞以杜注晉人

角之諸戎犄之不同陳故言及故正之凡數國同伐未必皆

同陳也杜殊夢夢然如邢人狄人伐衛狄

亦夷狄何以不殊故知此爲其微書及也

稱人亦微者也何

言乎姜戎之微注

據邢人狄人伐衛不言及疏注據邢至言

八年明彼邢亦小國小國無

先軫也注先軫晉大夫也言姜

大夫亦微者也故不殊狄

戎微則知稱人者尊疏注先軫晉大夫○上二十七年左傳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動民天奉我也必伐秦師又曰

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

之患也遂發命是主兵者先軫也說苑敬慎篇羞小恥以博
大怨貪小利以志大眾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是也先軫欲要
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先軫曰
先君薨而不弔賄是無哀吾喪也與師徑吾地而不假道是
弱吾孤也與師卜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大結怨構禍
於秦接双流血伏尸暴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眾
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是即微先軫之義也○注言姜至者尊
○通義云高閼曰夷狄不分君臣常在中國之下若不加及
則嫌晉人爲未命之卿例序于姜戎之上故特加及或曰襄
明以尊及卑以晉人及姜戎則所謂晉人者非卑也或曰襄
公親之注以既貶又危文公葬疏左傳子墨衰絰梁宏御戎
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是左氏以爲襄公親之也
秦本紀曰是時晉文公喪尚未葬太子襄公怒曰秦侮我孤
因喪破我滑遂墨衰絰發兵與左傳同穀梁傳晉人者晉子
也亦以爲襄公親之○注以既至公葬○下云癸巳葬晉文
公是也以隱三年傳云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今此文公以
去年十二月卒至今年四月適五月當時而書日明襄公有
殯用師故危不得葬也因危文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注据
公葬故如此稱人爲貶襄公也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注据
恒十三年衛侯背殯用兵不稱人疏注据恒至稱人○恒十

三年二月公會紀侯鄭

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時衛侯晉卒於上年十一月貶其年三月始葬衛惠亦背殯用師稱侯不稱人故據以難貶

疏惠氏士奇春秋說云秦晉搆兵始於殺之戰其後兵連不

息報復無常而秦遂合于楚卒為晉患故春秋于殺之戰

狄秦而微晉交讎之與晉爭中原者楚也秦晉舅甥之國城

濮之戰秦有功焉台秦以敵楚文公之善謀也且晉不敗秦

何害於霸而汲汲焉背殯而要秦於險君子是以貶晉襄公

說者謂城濮之後楚人帖息而秦首為亂階不可以縱而弗

擊非也秦本無志於中原今忽焉千里曷為貶**注**據俱背殯

翼鄭無功而返又焉能為亂於天下哉曷為貶**注**據俱背殯

用兵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注**與衛迫齊宋異故惡

不予也**疏**穀梁傳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釋

云畜侯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杜亦知稱人為貶而必謂

從赴告辭可謂拂人之性矣**注**與衛至子也○桓十三年

齊衛宣公注背殯用兵而月不危之者衛弱於齊詐戰不曰

宋不從亦有危故量力不責也晉無所迫故惡之詐戰不曰

此何以曰**注**據不言敗績外詐戰文也詐卒也齊人語也**疏**

上二十二年傳偏戰者日隱六年注戰例時偏戰日詐戰月

此日故解之○**注**據不至文也○春秋內不言戰言戰乃敗

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又十三年戰于宋是也內
與外偏戰則言敗某師隱十年壬戌公敗宋師于菅之屬是
也外偏戰書敗績上二十二年己巳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
師敗績之屬是也外詐戰則曰敗某師此經是也特狄秦不
言師耳○注詐卒至語也○穀梁上二十三年傳以其不教
民戰注詐戰謂不期也不期即倉卒之意廣雅釋言云乍暫
也定八年左傳桓子詐謂林楚注詐暫也暫即倉卒之意按
詐蓋乍之借不結日而戰亦近於詐期故義可兼存焉繁露
竹林云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也盡也注惡晉不仁疏注惡晉
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是也盡也注惡晉不仁疏注惡晉
校勘記出惡者不仁云鄂本者作晉此誤通義云春秋之義
愛民重眾而惡賊秦乘危襲國糜爛其師則既狄之矣彼白
襲鄭何與於晉而晉微利要殺至盡故亦惡之甚特加日以
著其惡也所以加日為著其惡者下經曰癸巳葬晉文公諡
侯之禮遞朝五廟先葬五日而啟自辛巳以迄癸巳十二日
耳則是時已當戒啟期矣乃釋哀廢禮佳兵造孽不臣不子
孰此為甚是以詐戰不日而詭例書日以著見其惡焉爾漢
書五行志釐公三十二年十二月己卯晉文公卒庚辰將殯
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劉向以為近鼓妖也喪內事聲如
牛怒象也將有急怒之謀以生兵革之禍是時秦穆公遣兵
襲鄭而不假道還晉大夫先軫謂襄公曰秦師過而不假塗
請擊之遂要峭阨以敗秦師匹馬踰輪無反者操之急矣晉

不惟舊而聽尾謀結怨疆國四被秦寇禍流數世凶惡之效是其義也

癸巳葬晉文公疏傳例曰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穀梁傳日葬危不得葬也癸巳於祿爲五月之廿七日

狄侵齊

公伐邾婁取叢注取邑不致者得意可知例疏舊疏云叢有作邾字者校勘記

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取叢云才公反二傳作取叢樓按今本左傳作訾婁穀梁作訾樓按叢從取得聲故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叢集解徐廣曰一作取取與婁音近合訾婁二音則爲取音邾從芻得聲亦與婁字同部也上十八年左傳而後師于訾婁注訾婁衛邑不知何時入邾婁也大事表云彙纂訾婁邾邑當在今濟甯州界○注取邑至知例○莊六年注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取邑皆不致明得意也故不別從可知例也

秋公子遂率師伐邾婁

晉人敗狄于箕注不月者略微者與夷狄也疏杜云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一

統志箕城在太原府太谷縣東二十里大事表在今太谷縣東南三十五里水經注洞渦水篇蔣谷水出縣東南蔣縣魏

土地記曰晉陽城東南一百一十里至山有蔣谷大道度軒
 車嶺道於武鄉水自蔣縣西北流西逕箕城北春秋敗狄于
 箕釋地曰城在陽邑南水北即陽邑縣故城也顧氏炎武補
 正云陽邑在今之太谷縣疑襄公時未為晉境遺字記在遼
 州榆社縣南三十里○注不月至狄也○舊疏云以隱六年
 注云詐戰月今此不月故解之左傳卻缺獲白狄子下云以
 一命命卻缺為卿是此未為卿也故
 為微者稱人與夷狄同不月略之也

冬十月公如齊注月者善公念齊恩及子孫疏○注月者至子孫

朝聘例時故如此解僖公本齊所立今齊桓之卒已久能復
 朝齊故為念齊恩及子孫也繁露隨本消息云晉文之威天
 子再致先卒一年魯僖公之心分而事齊按晉文卒前一年
 無魯君臣如齊之事則此前當作後意謂魯始事晉即上公
 子遂兩如晉是也晉文已故即結好于齊故春秋善之繁露
 又云所事者不可不慎亦存亡榮辱之要與何注合按上十
 年公如齊十五年公如齊皆書月義
 與此同所謂如齊晉月則安之是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乙巳月之十三日
按富十二日穀梁傳小寢非正也注小寢

內寢非路寢左傳卽安也杜亦云內寢也又云夫人寢也按此小寢卽君之燕寢杜以爲夫人寢非也禮記玉藻君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注小寢燕寢是也小寢對路寢爲小寢明矣范注微梁是也左氏以爲卽安而以成公薨于路寢爲道明小寢非路寢則燕寢矣莊三十二年注諸侯正寢一小寢二妻從夫寢則進御必於小寢矣喪大記云世婦卒于適寢注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爲適寢熊氏謂諸氏以君爲女君謂世婦以夫人下寢之上爲適寢熊氏謂諸侯夫人大夫妻及士之妻卒皆夫之正寢解此爲夫人卒于君之正寢世婦卒于君之下寢之上者禮疏引服虔注左傳與皇氏同按諸侯與夫人各有三寢夫人以下惟進御始居君之寢平時則各居其寢僖二十年傳夫人居中官左右勝居東西宮是其正居公羊家無世婦以下名目以春秋說禮經則世婦以下死當在夫人內寢所謂婦人不死男子之手也何氏莊三十二年注夫人居小寢亦謂夫人平時各居於其寢耳

霜不殺草李梅實疏

左氏穀梁賈作隕穀梁傳隕霜不殺草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

也李梅實實之爲言猶實也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注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

易中孚記曰陰假陽威之應也早賈霜而不殺萬物至當賈霜之時根生之物復榮不死斯陽假與陰威陰威列索故陽自賈霜而反不能殺也此祿去公室政在公子遂之應也疏易林豐之師云李梅冬賈國多盜賊擾亂並作君不能息取應與此異續漢志注引威精符云霜殺伐之表季秋霜始降鷹隼擊王者順天行誅以成肅殺之威若政令苛則夏下霜誅伐不行則冬霜不殺草新語十一云十有二月李梅賈霜霜不殺殺言寒暑之氣失其節也按不字衍文韓非子內儲說上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賈霜不殺殺何爲記此仲尼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李梅冬賈天失道草木猶干犯之況於人君乎按殺殺宜殺草之誤○注周之至月也○杜云周十一月今九月彼疏杜以長麻較之乙巳十一月案新語韓非漢書五行志劉向等皆以爲四事皆爲十一月月案新語韓非漢書五行志劉向等皆以爲至應也○五行志中之下董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賈霜不殺草劉歆以爲草妖也劉向以爲今十月周十二月於易五爲天位爲君位九月陰氣至五通于天位其卦爲剝剝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從君令而後殺也今十月賈霜而

不能殺草此君誅不行舒緩之應也是時公子遂顓權三桓
始世官天戒若曰自此之後將皆爲亂矣文公不寤其後遂
殺子赤三家逐昭公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傳曰臣有緩茲
謂不順厥異霜不殺也志又云李梅實劉向以爲周十二月
今十月也李梅當剝落今反華實近草妖也先華而後實不
書華舉重者也陰成陽事象臣顓君作威福一日冬當殺反
生象駟臣當誅不行其罰也故冬華者象臣邪謀有端而
不成至於實則成矣是時僖公死公子遂顓權文公不寤後
有子赤之變一日君舒緩甚與氣不藏則華實復生董仲舒
以爲李梅實臣下強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
實易相室冬水王木相故象大臣劉歆以爲庶徵者以蠱爲
孽思心蠱蠱孽也李梅實屬草妖穀梁注引京房易傳曰君
假與臣權隕霜不殺草又曰從叛者茲謂不明厥妖木冬實
經義雜記二十七云何范義與董劉合劉何皆云周十二月
今夏十月杜注左氏以長厯校經十二月爲誤云十一月今
九月與先儒異按志又云釐公二年十月隕霜不殺草爲嗣
君微失秉事之象也其後卒在臣下則災爲之生矣異故言
草災故言菽重殺穀一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則草皆
死矣言不殺草則知菽亦不死也董仲舒以爲菽草之強者
天戒若曰加誅于強臣言菽以微見季氏之罰也按釐二年
十月無不殺草之文亦當爲此經之誤宜作釐公三十三年
十二月也穀梁傳之舉重舉輕卽志之言殺菽知草皆死言

不殺草知殺亦不死義也通義云謹案李梅冬實於洪範五行屬木不曲直也其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又引京氏易傳道仲舒韓非子語取象率皆無異御覽引考異鄭曰魯僖公即位限霜不殺草臣威強也李梅實梅李大樹比草爲貴是君不能伐也按僖當作文漢書劉向傳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師古曰僖三十三年經書冬限霜不殺草李梅實未知在何月也而此言李梅實又云七月霜降草木死與今春秋不同按七當十之誤又此經上明云十有二月而顏氏謂未知在何月何也劉子政上封事卽本此經爲說故五行志所載劉說與之同也顧氏炎武杜解補正云九月十月之交草木黃落之月而限霜不殺草梅李實此洪範所謂恒煥者也惠氏上奇春秋說云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茲謂欺厥告煥其煥雨雲四至而溫臣安祿逸樂茲謂亂煥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煥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災建興元年桃李華是時諸葛恪輔政息校官原通責除關梁崇寬厚此舒緩之應魏景元三年桃李華時文帝深樹恩德事崇優緩與建興同古晉永和九年十二月桃李華時簡文輔政事多弛略其占亦同春秋不志華而志貴者舉其重焉爾十月爲陽桃李華不足異也僖三十三年十二月乃夏十月而李梅實與晉永和同占一則十二月而華一則十月而實說者謂臣下強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相室謂貴臣

言賞易而更之不可使久輔政魯三桓始盛于僖而僖亦崇
尚寬政委任三桓及仲遂故其末年有陰假陽威之應雖顯
霜而不能殺柔脆之草根生之物復榮而實此不當實而實
者也誠能抑而損之其不可者易之則政不在大夫矣按易
中孚記者易緯篇名卦氣起于中孚故以名篇陰假陽威故
陰威列索列索者舊疏云陰威列見而散萬物矣論語季氏
篇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樂解鄭曰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
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尚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
世矣按昭二十三年左傳樂祁曰魯君喪政四公也矣彼自
宣公數至昭也然魯君失政實自遂始樂祁專言政在季氏
故數魯君失政自宣始論語論祿去公室之始故有五世則
當自文數也漢書食貨志云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
大夫繁露玉杯篇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倒序不以三年
又以喪取取於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羣祖以逆先公小善無
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予盟命大夫弗爲使是惡惡之微
不臣之效也出侮於外入奪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
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沒後卽肆行弑逆奪適立庶季文得
世肆於文世文公沒後卽肆行弑逆奪適立庶季文得所藉
口因之專魯皆由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二十五終

子汝恭校字
丹徒陳慶年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六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三十八

句容陳立卓人著

文元年
盡二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文公第五疏按勘記云唐石經文公第六

卒子興立是爲文公釋文文公名興僖公子
母聲姜諡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疏通典博士徐禪議曰按文公之書卽

告不以喪聞昔代祖受終亦在諒陰既正其位於天郊必告

成命於父祖子莫大於正位禮莫盛於收元傳曰元始也首

也善之長也故君道重焉白虎通爵篇曰三年然後受爵者

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也故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

乙巳公薨于小寢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四月丁巳葬

我君僖公穀梁傳曰繼正卽位正也莊氏存與春秋正詞云

卽位者何正位也惡乎行之朝正于廟則行之受之祖以爲

國紀事畢而反喪服喪畢而請命于天子於先君之葬也受

命爲喪主庶莫敢干焉文公卽位何以書先君以正終嗣君

公意莊閔僖繼弒君不書卽位桓亦繼弒君書卽位爲著其惡入春秋後惟文之卽位得正故書之

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楚世子商臣弒其君楚滅江六

狄比侵中國

疏

左氏穀梁無朔字王氏經義述聞云謹案朔

仲舒劉向說於下仲舒傳公羊向傳穀梁皆無朔字可知也志又曰凡春秋日食三十六穀梁以爲朔二十六晦七夜二日一公羊以爲朔二十七二日七晦二今以二傳之例言之凡日食言日不言朔者穀梁皆以爲晦日隱公三年傳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是也公羊皆以爲二日隱公三年傳言日不言朔日或失之前朔在前也何注曰謂二日食偏數春秋日食言日不言朔者凡七一爲隱公三年二月己巳二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三文公元年二月癸亥左氏穀梁皆無朔字四宣公八年七月甲子五宣公十年四月丙辰六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七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也此七日者皆言日不言朔故穀梁以爲晦日公羊以爲二日故志曰穀梁以爲晦七公羊以爲二日七也若如今本公羊文公元年日食二月癸亥下有朔字則非二日矣則公羊以爲二日者但有六事志何以云二日七乎更以公羊朔二十七考之所謂朔二十七者一爲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二桓公十七年十月朔穀梁以此爲二日不以爲朔所謂二日一也故穀梁

以爲朔者止二十六也三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四莊
公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五莊公三十年九月辛未朔六
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七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八成公
十六年六月丙寅朔九成公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十襄公
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一襄公二十年十月丙辰朔十二襄
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十三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
十四襄公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十五襄公二十五年七月
甲子朔十六襄公二十五年八月癸巳朔十七襄公二十七
年十二月乙亥朔十八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十九昭公十
五年六月丁巳朔二十昭公十七年六月甲辰朔二十一昭
公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二十二昭公二十二年十二月癸
酉朔二十三昭公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二十四昭公三十
一年十二月辛亥朔二十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五行志
所引如是今本公羊三作正矣二十六定公十二年十一月
丙寅朔二十七定公十五年八月庚辰朔也此二十七者皆
言朔故曰公羊以爲朔二十七若文公元年二月癸亥下亦
有朔字則是朔二十八矣志何以云二十七乎自顏師古注
漢書劉向傳日食三十六引春秋文元年二月癸亥朔則唐
初已衍朔字不始於開成石經矣當据五行志刪正包氏慎
言云經二月書癸亥朔正月三月朔皆癸亥二月則癸巳非
癸亥也與二月癸亥又不合元志姜爰云二月甲午朔無癸
亥三月癸亥入食限大衍亦以爲然沈氏欽韓云以今麻推

之是歲三月癸亥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九百
十七分入食限失閏月宋志翰林天文鄭昭晏以爲其年三
月癸巳朔去交分入食限劉歆以爲正月朔燕越分臧氏壽
恭左氏古義推之云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一百一十七年積
月一萬二千五百七十八閏餘十三是歲有閏積日三十七
萬一千四百三十九小餘十七大餘三十九正月癸亥朔又
置上積日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十七并之滿周天除
去之餘五十三萬一千二百七十四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三
百四十五度餘五百七十三命如法合辰在斗七度○注是
後至中國○校勘記出狄比侵中國云宋本同閏監毛本比
誤北按舊疏云卽下四年夏狄侵齊七年夏狄侵我西鄙之
屬是也正比侵之證狄在齊魯之西不得云北侵也楚世子
商臣弑其君在下冬十月楚滅江六四年秋楚人滅江五年
秋楚人滅六是也五行志下之大夫始執國政公子遂如京師
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大夫始執國政公子遂如京師
後楚世子商臣殺父齊公子商人弑君皆自立宋子哀來奔
晉滅江楚滅六大夫公孫敖叔
彭生並專會盟按晉亦楚之誤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其言來會葬何注据奔喪以非禮書歸舍且贈不言來疏

注据

奔至禮書○定十五年邾婁子來奔喪傳其言來奔喪非禮也○注歸含至言來○下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贈是也釋文歸含本又作會葬禮也注但解會葬者明言來者常文不

陰五年經同

會葬禮也

注但解會葬者明言來者常文不

爲早晚施也常事書者文公不肖諸侯莫肯會之故書天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蓋以長補短也叔服者王子虎也服者字也叔者長幼稱也不繫王者不以親疏錄也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刺其早任以權也魯得言公子者方錄異辭故獨不言弟也諸侯得言子弟者一國失賢輕疏注但解至施也○隱元年其言不及事時以葬事畢無所復施故云爾去來所以爲及事者若已在於內者是含贈襚等事及事不言來不及事則言來也其會葬奔喪及事不及事皆言來此經會葬則及事言來也下五年葬我小君成風下乃云王使召伯來會葬是不及事言來也其奔喪者定十五年邾婁子來奔喪注但解奔喪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爲早晚施是與其事會葬同也○注常

事至短也。○正以僊薨於去年十二月，今年四月葬，正合五
月而葬之常。叔服之來文在葬前，故謂之常事也。下七年秋
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曰：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
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爲不
夫使與公盟也。注文公爲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爲不
可知之辭。是文公不肖諸侯，莫肯會事也。按：下七年注又云
文公欲久喪而不能喪，娶逆祀外則貪利取邑，因爲諸侯所
賤等事，皆在二年後。於此已見薄諸侯，或文公先已別有不
肖之端，不僅如若等事也。襄三十一，年滕子來會葬，注此書
者與叔服同義。然則此爲天子加恩，故書天子之厚，以起諸
侯之薄。彼亦爲書滕子之厚，以見各國諸侯之薄也。○注叔
服至稱也。○下三年，王子虎卒。傳：王虎者，天子之大夫也。
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故云：知叔服王子虎也。
蓋虎名服，字叔爲，長幼稱禮，記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
仲者是也。通義云：謹案左傳云：內史叔服，周官內史有下大
夫二人，是下大夫書且字之證。○注不繫至錄也。○宣十五
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傳：王札子者，長庶之號。注子者，王
也。天子不言子，弟故變文。王札繫先王以明之，然則彼以親
疏錄故上繫王此，但錄天子之厚，使來會葬，不必如王札子
之書王服子矣。○注不稱至權也。○下三年，王叔文公卒。是
王之伯叔兄弟，宜如彼經稱王子矣。今不然，故解之舊疏云：
言尤其在位子弟，則知聘使與會盟之時，不得稱子弟若其

卒與奔猶得稱之何者卒與出奔不復在位何須刺其早任
以權也卽下三年王子虎卒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之屬是
也說苑建本云是故占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
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拒可謂不壅蔽
矣分程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君之害可謂
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必兼官執民柄者不
在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義而元年之本也新序三
云樂毅曰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
隨愛能當者處之也○注魯得至弟也○桓三年公子翬如
齊逆女莊元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之屬是魯得稱公
子也方錄異辭者舊疏云謂上異於天子下異於諸侯見其
爲新王之義故曰方錄異辭也故獨不言弟者謂尤其在位
子弟若其卒與出奔不妨有之卽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是
也按周道尊尊殷道親親春秋變周從殷雖親親之厚不任
以事示有制也又以見魯之私弱由於三桓擅政而三桓之
得權始於莊公之寵任其弟之太過聖人杜漸防微不書公
弟亦春秋之微辭若曰不可專任其弟爾○注諸侯至賢輕
○宣二年宋華元及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又隱七年齊侯
使其弟年來聘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是諸侯得言
子與弟矣故解之一國失賢輕者春秋假魯爲萬世張義故
卑外諸侯爲一國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疏包氏慎言云四月書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疏

杜云毛國伯爵諸侯爲王卿士者正

原毛皆采邑此毛與彼計是一人而注不同者此毛當是文

王之子封爲圻外之國於時諸侯無復有毛或是世事王朝

本封絕滅從此以後常稱毛伯國名尙存仍爲伯爵必受得

采邑爲圻內諸侯故注彼云采邑此云國也馬氏宗棣左傳

補注云通鑑外紀引王肅尙書注毛伯文王庶子是圻內之

國元凱解爲諸侯爲王卿士者非周禮小宗伯職賜卿大夫

士則儼注賜猶命也儼之如命諸侯之儀春秋文元年毛伯

來錫公命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疏云諸侯尊

故大宗伯儼之卿大夫士卑故小宗伯儼之則毛伯當卿矣

通典引段暢議賈逵以爲諸侯踰年卽位天子賜以命珪合

瑞爲信也按命珪新君卽位皆宜頒賜何以止見於文公卽

位之初成公又何以遲至八年桓公又在沒後且係常事春

秋無爲書之

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

注復發傳者嫌禮與桓公同

死生異也主書者惡天子也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文公新卽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禮也疏詩唐風無衣云不

今傳諸侯不命于天子則不成爲君箋云武公初并晉國心

未自安故以得命服爲安傳又云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

知此賜文公宜亦七章蓋驚冕之服也○注復發至異也○

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彼傳與此同此復發故解之

明彼爲贈死此爲生者之服文同實異生死之殊故復發傳

也○注古者至幽明○書堯典文伏生大傳曰書曰三載考

績三考黜陟幽明其訓曰積不善至於幽六極以類降故黜

之積善至於明五福以類相升故陟之蓋今文家以幽明屬

上讀也漢書谷永傳待詔公車對曰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

陟幽明與此同白虎通攷黜篇兩引尙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

陟又漢書李尋傳尋對災異引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合之史記五帝本紀云三歲一攷功三考黜陟遠近衆功咸

晉侯伐衛

云小雅瞻彼洛矣大雅采芣韓奕皆錫命諸侯之詩也諸侯
世子除三年之喪見天子猶未嘗命服土服故瞻彼洛矣之
首章曰韎韐有奭韎韐者士祭服之韎也而采芣諸侯來朝
曰赤芾在股此諸侯既受爵命得服赤韍則未爵命而君其
國皆服元士之服與路車乘馬元裘及黼黻即親禮所以賜諸
侯氏者韓奕乃韓侯入覲其首章曰王親命之其辛章曰因
以其伯則未入覲之先已策命作伯矣文元年成八年天子
皆來錫命未聞文成二公入覲故穀梁言天子命諸侯有往
受而無來錫其論甚正按古者諸侯薨有歸圭之禮世子新
立服士服見王受命之後乃復侯禮故禮記疏引韓詩內傳
云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于天子乃歸卽位明爵爲
天子有也然春秋十二公皆無卽位朝王之事則歸圭之不
行久矣天子無緣錫之此錫命或常服之外特有所加故春
秋譏其功未足施而錫之也仍以何氏爲允又按竹書紀年
宣王十七年王錫申伯命潛夫論三式篇周宣王時輔相大
臣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尹吉南作封頌二篇言申伯山甫
文德致昇平而王封以樂土賜以盛服也明有功始得加封
矣此與穀梁皆譏周天子非正各有主無容混而一也左
傳傳十一年晉惠新立王賜之命受玉諸侯亦有玉
爲其表德與但不必如韓詩爲卽賜其所歸瑞圭耳

叔孫得臣如京師注書者與莊二十五年同知不爲喪聘書者

聘爲貢職天子當得異方之物以事宗廟又欲以知君父無

恙不以喪廢故不譏也如他國就不三年一譏而已疏惠棟

本云桓公生僖叔牙牙生燕伯茲茲生莊叔得臣得臣生穆

叔豹注書者至年同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如陳注云如

陳者聘也內朝聘言如尊內也書者錄內所交接也按不發

注於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下者彼方欲貶遂如晉故不

及解如義也注知不至譏也禮喪服斬衰三年章有臣

爲君則得臣亦在喪中出而行聘嫌合示譏故解之桓元年

注云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朝故卽位比年使大夫

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

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此得臣

聘周故不譏也注如他至而已如他國者謂如鄰國也

故舊疏云聘是吉禮又非君父之國於喪宜廢故也何者天

子尊於己之君聘問者所以修臣職故不以私喪廢國典亦

如天子在喪不廢天地之祭亦以其尊於君父故也鄰國與

已尊同則不得居喪行聘矣下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傳納

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三年之內不圖昏舊

疏云言就其重者一譏而已其餘從可知也故注云就不二

公自喪施三十八

年一議而已

衛人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疏

杜云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大事表云世爲孫氏邑會盟要地孫林父出

獻公後以戚如晉晉人爲之疆戚田蒯賁自戚入于衛蓋其地瀕河西据中國之要樞不獨衛之重鎮亦晉鄭吳楚之孔道也今開州北七里有古戚地亦曰戚田晉衛縣爲今東昌府觀城縣在今開州東接界清豐縣志戚城在縣南三十五里穀梁注云禮卿不會公侯春秋尊魯內卿大夫可以會外諸侯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注楚無大夫言世子者甚

惡世子弑父之禍也不言其父言其君者君之於世子有父

之親有君之尊言世子者所以明有父之親言君者所以明

有君之尊又責臣子當討賊也日者夷狄子弑父忍言其日

疏包氏慎言云冬十月書丁未月之十九日葉鈔釋文唐石經髡作髡字从兀从几者非左氏作顛漢書古今人表楚

成王惲師古曰左傳作願音於倫反按說文頁部願頭願大也从頁君聲髮鬻髮也从髟元聲髮或从元元聲君聲軍聲古皆通史記楚世家云初成王將以商臣爲大子語令尹于上子上曰君之齒末也而又多內寵紂乃亂也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冬十月商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聽丁未成王自絞殺商臣代立是爲穆王與左傳同○注楚無至禍也○下九年楚子使椒來聘傳云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是楚至椒聘始有大夫此書世子故解之○注不言至賊也○穀梁注引鄭歸曰不言其父而言其君者君之於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言世子所以明其親也言其君所以明其尊也商臣於尊親盡矣本何義隱十一年傳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明弑君之賊人人得討故言其君也○注日者至其日○舊疏云如此注者正決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何氏云不日者深爲中國隱痛有子弑父之禍故不忍言其日也是也通義云按髡弑錄曰知所聞之世始進楚得日卒與中國同足明商臣不卒者以弑父大惡絕也春秋有弑父者三般爲楚所討止未成君故獨於商臣見法按所聞之世始內諸夏而外夷狄春秋何恕於楚而進之同於中國諸侯自卒孔說非也彼於襄三十年蔡弑君注又云弑君例不日者君失德也獨不思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有失德即可躬行弑逆乎亦近乎左氏稱君君無道之謬

說矣

公孫敖如齊

注書者譏喪娶吉凶不相干

疏左傳曰穆伯如齊

何君膏肓云三年之喪使卿出聘於義左氏爲短鄭箴之云周禮諸侯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左氏合古禮何以難之劉氏釋曰周官左氏同出劉故然所謂世相朝者亦俟三年喪畢朝于天子之後豈宗廟之事皆未行而行朝聘者乎然左氏此條亦出附會而杜氏短喪之說遂以誣經蔑禮矣○注書者至相干○莊元年穀梁傳哀麻非所以接弁冕是吉凶不相干也上注云如他國就不三年一議而已謂此及下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也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注稱秦

師者怒其衆惡其將前以不用賢者之言匹馬隻輪無反者

今復重師敗績師敵君不正者賤之不嫌得敵君

疏包氏慎

月甲子月之八日通義云用甲子者戰凶事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唯凶事無避杜云馮翊郃陽西北有彭衙城大事表云今陝西同州府白水縣東北六十里與郃陽接界有彭衙故城史記秦武公元年代彭戲氏正義曰彭戲戎號卽彭衙

秦文公於其地置泉縣地理志左馮翊有衙師古曰卽春秋
所云秦晉戰于彭衙釋文彭衙音牙本或作牙一統志彭衙
城在耀州白水縣東北縣志今有彭衙堡在縣東北四十里
○注稱秦至敗績○舊疏云以秦於是時未有大夫則不合
稱師今而稱師故解之不川賢者之言云云在信三十三年
此年左傳云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秦師敗績晉
人謂秦拜賜之師是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秦師敗
其將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秦誓纘於書盛稱秦穆之德而
春秋無善辭秦用孟明視所謂仇仇勇夫也既喪師于微匹馬
隻輪無反仍不悔過甫及三年復以憤兵而敗於彭衙秦穆
誠能詢茲黃髮焉用此仇仇勇夫大辱國哉故君子取於
秦哲所謂不以人廢言而春秋以其言行不相顧故無善詞
也○注師敵至敵君○信二十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
楚師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傳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爲
貶大夫不敵君也注臣無敵君之義故絕正也舊疏云彼是
大夫嫌其與君敵故正之稱人此師者乃是秦之衆人是
不勞正之耳通義云言晉侯及者時秦伐晉以報殽之役常
例受伐者爲主也大夫不敵君師得敵君也重師也然則稱
師者有二義春秋爲別嫌之書大夫位尊勢逼故不許其得
敵以正義師則不嫌敵君重師以民命爲重故也繁露竹林
云苦民尙惡之況傷民乎傷
民尙痛之況殺民乎是也

丁丑作僖公主疏

包氏慎言云丁丑月之二十一日

作僖公主者何爲僖公作主也

注爲僖公廟作主也主狀正

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

疏注爲僖至

梁傳作爲也爲僖公主也注爲僖公廟作主也○注主狀至一尺○舊疏云皆孝經說文穀梁注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蓋本何義彼疏引徐邈說同通義云按山海經曰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而銳其上而中穿之加金主之有穿此其足證者觀禮設方明以依神方明以木爲之方四尺而設六玉鄭司農曰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若然六面皆刻而午貫相通其所謂穿中央達四方者與設玉加金事亦同矣蓋古主之遺象通典引五經異義云主之制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二寸諸侯長一尺初學記引五經要義同曲禮疏引白虎通宗廟曰所以有主者神所依據孝子以繼心也主用木本有始終又與人相似也蓋題之以爲記欲令後可知也方尺或曰尺二寸按許氏雷氏皆與何合蓋皆本孝經說文白虎通言長短同惟無天子諸侯之異木佚文其全書不可考矣禮記祭法疏云按漢舊儀高帝廟主九寸前方後圓罔尺后主七寸又穀梁疏載糜信注引衛大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

寸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漢舊儀亦次仲撰所說右主微
異與何氏及白虎通異義要義皆不合又考續漢志注引漢
舊儀則八寸者小敘後所作虞主也下言皇后主長七寸高
皇帝長九寸也廟主也是糜氏與曲禮疏所引漢舊儀可通
矣與此不同者或周漢異制且周尺短於漢尺與舊疏又云
卿大夫以下正禮無主故不言之按通典引異義或曰卿大
夫士有主否答曰按公羊說卿大夫非有上之君不得祫祭
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叢許慎掘春秋左氏
說曰衛孔悝反祔于西園祔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爲主鄭駁
曰少牢饋食大夫祭禮也束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
茅爲叢又御覽引鄭又云謹按大夫依神以石爲主禮無明文大
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今山陽民俗祠有石主又哀六年左
疏引鄭駁異義云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祔所主公之主爾按
御覽所引亦鄭駁異義語通典引鄭志張逸問許氏異義駁
衛孔悝之石祔有主者何謂也答曰禮大夫無主而孔獨有
者或時末代之君賜之使祀其所出之君也諸侯不祀天而
魯郊諸侯不祖天子而鄭祖厲王皆時君之賜也是也按說
文示部祔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
一曰部生宗廟主石也皆用古左氏說然不以爲正解通典引
徐遷說云左傳稱孔悝反祔又公羊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
往往又以爲敘攝神主而已不暇待祭也皆大夫有主之文
大夫以下不云尺寸雖有主無以知其形制然推義謂亦應

有按喪之銘旌題別亡者設重于庭亦有所憑祭必有尸想
像乎存此皆自天子至士並有其禮但制度降殺爲殊何至
於主唯王侯而已禮言重主道也按檀弓文理重則立主今
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以紀別座位有尸無主何以爲別將
表柩號題祖考何可無主今按經傳未見大夫士無主之義
有者爲長又魏書禮志清河王懌議曰延業盧觀前經詳議
並據許慎鄭元之說謂天子諸侯作主大夫及士則無意謂
此議雖出前儒之事實未允情理何以言之原夫作主之禮
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依今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
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像生存自天子下逮
於士如此四事並同其理何至於主謂惟王侯禮云重主道
焉此爲埋重則立主矣故王肅曰重未立主之禮也士喪禮
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孔惲反祔載之左史饋食設主著於
逸禮大夫及士既得有廟題祖題考何可無主公羊傳君有
事于廟聞大夫之喪法祭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
以爲攝主者攝神斂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
行主事而往也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尙爲之主者曷用虞主
不釋況臣聞君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主者曷用虞主
用桑注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虞以陽求陰謂之虞者親喪
以下墳皇皇無所親求而虞事之虞猶安神也用桑者取其

名與其處所所以副孝子之心禮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

夫五士三其奠處猶吉祭

疏注禮平至反虞釋名釋喪制云既葬還祭於殯宮曰虞禮記

問喪曰送形而往迎精而往也注謂反哭及日中而虞也禮

士虞禮鄭目錄云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之於

殯宮以安之之禮又士虞記曰日中而虞皆質明禮記檀弓云既

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再虞三虞皆質明禮記檀弓云既

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注日中而虞通典引射慈喪服變除為父

几筵舍奠于墓左反日中而虞通典引射慈喪服變除為父

既葬日中反哭諸侯於太祖廟廟別子為卿大夫亦於太祖廟

其非別于為卿大夫於皇考廟廟中士於太祖廟

王考廟皆升自西階東面哭踊虞祭於殯宮此謂廟反哭之處

檀弓曰反哭反諸其所作也注親所行禮之處謂廟堂親平

日行禮處也是反哭於廟虞於殯宮方氏苞儀禮析疑云探

死者之情亦必先就祖妣而後可反其私室顧氏謂作反哭

不於廟辨謂反哭宜在寢徐氏乾學從之非也賈疏謂二廟

者反哭先祖後禰亦非天子諸侯於其太廟不必哭徧於七

廟五廟也知士二廟者唯反哭于祖廟而已范甯同何氏○

注以陽至神也○鄭目錄云虞猶安也以下二字誤穀梁疏

引作親喪已入殯皇皇無所見此見作親亦誤彼疏又引云

虞猶安也無神字各本皆衍通典引異義云主者神象也孝

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之又御覽引白虎通云所以虞而作主何孝子既葬日中反虞念親已歿棺柩已去悵然失望彷徨哀痛故設喪主以虞所以慰孝子之心虞安其神也檀弓曰始死瞿然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焉如有望而弗至又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禮既夕三虞注云虞安也雜記報葬者報虞注虞安也蓋虞有安義易中孚初九虞吉荀注虞安也廣雅釋詁云虞安也故因以虞祭爲安神之祭也○注用桑至之心○穀梁疏引此用桑者上有虞主二字下又有桑猶喪也四字說文無稱字當作膺通典引五經異義云三王之世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尙質故不相變又類聚引五經要義云主者神象也凡虞主用桑桑猶喪也桑禮取其名穀梁疏引何注下云徐邈蓋與之同○注禮虞至士三○舊疏云白諸侯七以下雜記文其天子九虞者何氏差之耳按彼記注云曾卑之差也天子至士葬卽反虞曲禮疏引異義公羊說虞而作主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日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禘死者於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許慎謹案左氏說與禮記同鄭君不駁孔氏廣森曰以士虞記始虞再虞用柔日三虞用剛日推之九虞者當八虞用柔日弟九虞則用剛日此云九虞者以柔日蓋有脫誤按禮記雜記下云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

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是公羊說
九虞以下尊卑之差並與左氏禮記合也初虞皆與葬同日
故日中虞其餘皆質明此云日中而反虞以陽求陰專據初
虞言也檀弓正義云士三虞卒哭同在一月初虞已葬日而
用柔第二虞亦用柔日假令丁日葬二日而虞則已日二虞
後虞改用剛則庚日三虞也故鄭注士虞禮云十則庚日三
虞壬日卒哭也上虞禮云明日附于祖父則祭明日附也士
之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二日天
子九虞當十六日最後一虞與卒哭例用剛日按孔氏此疏
極明唯公羊言虞而作主左氏僂卒哭例用剛日按孔氏此疏
者微異攷鄭注檀弓重主道也引公羊傳虞主用桑注曲禮
措之廟立之主引左傳禘而作主正義申之云鄭君以二義
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
故公羊上係之於虞作主謂之虞主又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
據祔而言故云祔而作主鄭注檀弓又云重既虞而埋之乃
後作主是總行虞祭竟乃埋重作主耳下檀弓又云虞而
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
鐸以命於宮中曰舍故而諱新鄭以爲人君之禮明虞唯立
尸未作主也孔疏左氏以此傳稱祔而作主者虞而作主禮
本無文以主唯一而已按異義引左氏說明云虞而祔用桑
主期年後用栗主此真古文家劉歆等義孔氏必欲彌縫杜
預短喪之說而因公羊義疏三十八

注其奠處猶吉祭。○檀弓曰：是月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曰：耐。于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耐，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鄭注：虞喪祭也。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益曰：哀薦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爲成。又云：卒哭，吉祭，則吉祭，卽謂卒哭之祭。比耐後之祭，猶爲喪祭。士虞禮疏云：卒哭時，虞爲吉祭。卒哭，比耐爲喪祭。是也。既夕篇云：猶朝夕哭，不奠。注引檀弓是日也，以虞易奠。解之，則虞而不奠，而云奠者，彼奠謂朝夕之奠。葬後，以虞易奠。與卒哭祭同，謂仍在殯宮也。凌氏延堪禮經釋例云：賈疏云：前有入解云：三虞與卒哭同爲一事。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耐皆太牢。鄭注：卒哭成事，耐言皆卒哭成事。耐與虞異矣。是微破前人三虞與卒哭同解者。也是三虞謂祭卒哭一祭。他又一祭，皆謂之成事也。敖氏繼公以三虞謂卽卒哭，則鄭賈已棄之說，不可從。按何氏謂其奠處猶吉祭，則亦以虞與卒哭祭爲二矣。杜氏又謂虞則免喪，故曰卒哭。諸侯七虞，意以七虞皆畢，乃免喪。免喪後，日而卒哭。夫雜記明云：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是卒哭與虞異月矣。而釋例乃云：禮記後人所作，不與春秋同。自飾其短喪，練主用栗之說，傷禮害義之尤者。孔疏必欲強和之何耶？

注謂期年練祭也。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

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

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亞之意也栗猶戰栗謹

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禮上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

之蓋爲禘祫時別昭穆也虞主三代同者用意尙嚴猶未暇

別也疏

注謂期年練祭也○禮士虞記曰葬而小祥注小祥祭名祥吉也釋名釋喪制云期而小祥孝子除首服

服練冠也吳氏綏云此卽練祭也以一莽言則曰小祥以服

變除之節言則曰練左傳侍記于主以此推之祥禴皆特祭

則於寢行之可知故氏繼公謂祭于祖廟不可從按吳說是

也曲禮疏孝子親始死哭晝夜無時葬後虞竟乃行神事故

卒其無時之哭猶朝夕各一哭故謂其祭爲卒哭卒哭明日

而立主附於廟隨其昭穆從祖廟食卒哭主暫時附廟畢更

還殯宮室至小祥作主至禘奉以附祖廟既事畢乃反之殯宮

也其大夫士則曲禮疏引崔氏說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附

禘竟並還殯宮至小祥入廟也公羊禮說云有桑主何又作

栗主乎曰桑主不文吉主則刻而諡之藏於廟所常奉祀神

無二主故作栗主則埋桑主也於練何也曰十三月而練練

耐廟若不刻而諡之何以別昭穆乎曰士虞禮何以卒哭之
明日以其班祔也曰爾雅祔祖祖注附新死者於廟說文後
死者合食於先祖祖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諸侯五月
而葬七月而卒哭卒哭而祔周制也故檀弓曰殷練而祔周
卒哭而祔孔子善殷雜記自祔至於練祥周祔在練前殷祔
在練後練而作主則於此時還廟矣曰凡祔已復於寢如既
祔主反其廟練而後還廟信乎曰此鄭氏之叔說若穀梁之
義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馬壞廟壞廟之道易擔可也改塗
可也注據禮親過高祖則緩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
有所加據此安有祔祭之後復還於寢之禮春秋變周之文
從殷之質公穀所說皆殷禮鄭注士虞以爲卒哭而祔似太
早故注檀弓云明而神之人情然又不可以爲卒哭而祔故
依違其辭云如祔祭訖主反於廟相相似以經無正文故也然
既非喪事有進無退之義賈疏不破注非是而楊士勛之背
注亦非也左氏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此正用周禮注者因
特祀于主然當祔于廟遂謂祭祀而作主此不同於廟三年禮畢
大祔乃皆同於古非左氏義也按凌先生分晰殷周異制殷
練而祔自最得正周人以喪主先祔復還於寢誠與有進無
退義乖故孔子善殷鄭氏自本周制說儀禮焉○注理虞至
栗也○檀弓疏引異義戴禮及公羊說虞主埋於壁兩楹之
間一說埋之於廟北闕下左氏說虞士所藏無明文鄭枚之
云按士喪禮重與柩相隨之禮愜將出則重倚於道左柩將

入于廟則重止於門西虞主與神相隨之禮亦當然棟時既
特作栗主則人廟之時祝奉虞主於道左練祭訖乃出就虞
主而埋之如既虞理重於道左則鄭以虞主埋於廟外之
西矣御覽引異義云虞主埋之廟北牖下北方無事虞主亦
無事也北方無事二語當卽一說埋之於廟北牖下語較禮
記疏所引爲詳通典禮八引公羊說埋之於廟北牖下語以
備火災則與異義所載公羊說又異皆與何君注不同御覽
引異義又曰春秋左氏傳曰徙主祔于周廟言宗廟有郊宗
石室所以藏栗主也虞主所藏無明文昭羊十八年左傳疏引
白虎通曰主祔納之西壁與通典所引公羊說同蓋栗主與
通典引魏代或問高堂隆曰昔受訓云馮君八萬章句說正
廟之主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事於太祖太室北壁之
中按逸禮藏主之處似在堂上壁上壁中答曰章句但言藏太
北壁中不言堂室愚意以堂上無藏主當室之中也按隸續
嚴訢碑有治嚴氏春秋馮君章句則所載公羊說其嚴氏春
秋與通典又引蜀譙周禮祭集志四時祭各於其廟中神位
奧西牆下東嚮諸侯廟木主在尸之南爲在尸上也東嚮以
南爲上續漢志注引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嚮下
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一尺置牖下已葬收主爲木
函藏廟太室之中西牆壁后中望內外不出堂室之上賀循
引漢儀云去地六尺五寸當祠則設座於炤中擊虞決疑云
廟主藏於戶之外西牖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祔中笥以盛主

類聚引作北塋按西壁北塋說各不同據焉君章句郊藏西
 壁者正廟主藏北塋者遷廟主也宗祏蓋卽說文之郊宗石
 室與虞主無涉然考曾子問云天子諸侯出以遷廟主行反
 必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則又似遷主不拘在北壁
 下矣鄭駁掘埋重之禮以爲埋虞主於廟門之道左亦以意
 言之耳穀梁疏引徐邈注與何君同通義云按雜記曰重既
 虞而埋之謂葬日反虞之後也重主同道也虞而有主則重無
 事故理矣練而有吉主虞主無事則亦埋矣喪主使賜晉文
 公命晉人受于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彼似用殷主縱重之法
 故武公虞主於時猶存又云接異義公羊及禮戴說虞主埋
 于堂兩楹之間一說埋之廟北墉下何氏所稱殊非師說鄭
 司農云埋于廟門外之道左似深賤不合禮意接何氏謂兩
 階間不必定在堂下或亦卽異義所稱之兩楹間與然堂上
 堂下皆行禮趨走之處以先人精神所依之主埋之其下誠
 孔氏所謂潔賤也似以一說埋之北墉者爲近理周禮司至
 職共饌主說文曰受物之器廣雅雅匱焉則匱卽所以盛
 主者蓋廟有石室以盛主而藏之以木謂之匱卽所以盛
 儀所云已葬收主爲木函藏廟太室西墀坎中去地六尺一
 寸也以石則謂之祏左傳莊十四年典司祏昭十八年徙
 祏于周廟是也說文所云祏宗廟之主者自謂主盛于祏因
 祏爲主耳一說所謂大夫以石爲主者非正義也衛氏所說
 係漢制不必與周同周人埋主亦宜有匱亦不必用石其石

室所廟蓋正廟主卽吉主卽練時所作之栗主也。○注夏后
至以異。○論語八伯篇又御覽引異義論語哀公問主於宰
我宰我答夏后氏以松夏人都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柏殷人
都毫宜柏也周人以栗周人都豐鎬宜栗也又祭法疏引異
義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以主繼心夏后氏以松殷
人以柏周人以栗古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
以松爲主之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云禮說論語所云爲主也鄭
氏無駁按舊疏引鄭君論語注云禮說論語所云爲主也鄭
左傳杜注云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正義論語哀公問主
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先儒舊
解或有以爲宗廟主者故杜依用之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
社主社爲木主者古論不行於世且杜所依用然則魯論作
單桓主也以張包周說作廟主古論語作問社故孔鄭皆以爲社
主據釋文云問社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則鄭仍魯論本
故从古論解爲社耳若已作社則無庸解爲社矣又按古論
無考以孔陸徐三家說考之蓋當時各本皆作主但魯論家
訓爲廟主古論家訓不得單稱主淺人遂運改主爲社耳單
者止廟主田主則不得單稱主若問社則必係問立社之義
孔子無緣以社主答之尤不必以社所樹木對之也宋氏翔
鳳過庭錄云如古論本作問主蓋集解采孔說遂妄改作問社左
古讀也正不得反作問主蓋集解采孔說遂妄改作問社左

疏謂古論不行於世公羊疏謂古文作社亦約略言之而誤也曲禮疏引白虎通云祭所以有主者言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繼心焉論語曰魯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通典引異義云凡虞主用桑練所以松殷人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通典引異義云凡虞主用桑練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通典引異義云凡虞主用桑練述必左氏古義也然則公羊言練主用栗者專指周制言耳夏殷不必爾也注松齋至意也曲禮疏引白虎通又云松者所以自悚動柏者所以自迫促栗者所以自戰慄亦不相襲按松容柏迫皆蒼頡爲訓故史記張耳陳餘傳云相者迫於人也漢書溝洫志魚弗鬱兮柏冬日注柏與迫同是也國語不過栗栗注栗取敬敬栗莊二十四年同蓋凡用栗者多取謹敬義率我對哀公曰使民戰栗亦第據周禮告之耳夏用人正殷用地正周用天正故本而言之注禮士至穆也今上虞記無此文姚氏鼎曰此是禮之逸篇題云土虞記而中廣言天子諸侯之禮續漢書禮儀志曰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謚又初學記引五經要義練主用栗者敬也祭禮取其恭又云皆刻謚于其背穀梁疏引徐邈注與何同書鈔引白虎通云益題之爲記欲令後世可知也方尺或曰長尺二寸孝子人宗廟之中雖見木土亦當敬焉蓋始死尙質又系主皆待祀故不須文練後漸吉故漸趨於文又練主順人廟令祀時別昭穆故刻謚也通典引異義引春秋左氏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主

之制四方穿中央達四方皆刻益于其背是古文家說亦如此○注虞主至別也○此藏幣二字與上露帛皆當劃爲一帛亦當爲帛桑者喪也取義於喪故川栗者藏主也注藏于三代同又以見虞主質練主文也

廟室中當所當奉事也質家藏于堂疏注藏于至事也○校

本上當作堂宜據正儀禮經傳通解上當作常鄂本下當作常皆誤又云按當作藏於廟中所常奉事也質家藏于室蓋各本有誤俟再考今按藏于廟室中不誤也上當當作堂下當當作常明堂上爲事主處與室爲藏主處殊也○注質家藏于堂○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于作於儀禮經傳通解堂作室宜據以訂正文家尊尊故藏于堂質家親親故藏于室按衛次仲說藏之于室西壁垆中去地一尺六寸春秋變文從質故據質家言之

以書注据作餘公主不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

久喪而後不能也注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文公亂聖人制

欲服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二十五

月也日者重失禮鬼神疏注禮作至月也○禮記喪服四制

作練主當以十三月也通義云穀梁傳曰立主喪主於練周卒哭而耐練然後作主喪廟魯自莊公之喪始不三年無復練祥之節雖耐而作主道魯事之實也文公欲復三年之喪失其哭而耐耐而作主道魯事之實也文公欲復三年之喪失其舊章遂乃矯枉過直逾練猶未作主矣喪辟不懷故作主先時不譏後時乃識內大惡諱舉其可道者焉傳復刺其後不能者爲之沒喪納幣故按孔氏合左傳公羊爲一以耐而作主卽係栗主爲魯失禮之實事似可不必蓋練主耐則遷廟亦當在是時檀弓疏引左氏以爲三年喪畢乃遷廟故傳三十三年傳烝嘗禘于廟服杜皆以爲三年禘祭乃遷此廟鄭則以爲練時則不禘而遷廟杜皆以爲三年禘祭乃遷此廟之下云練而遷廟又注魯人廟用齒謂始禘時鄭必謂以練者以文二年作傳公注穀梁傳曰於練馬毀廟毀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范甯云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是鄭之所據宋氏翔鳳論語發微云孔子所以喪禮之失由於本之不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先王所以立中制節也使哀戚之意不盡而鰾鰾以求禮節則有父在爲母齊衰期年之後而食稻衣錦者矣使制禮之意不明而求所以隆於事親則必至於爲三十六月之服而後已也此其故以忠信之實不至則饗栗之象不形既徒事乎虛文乃其流乎僭妄君臣之惡已成於積漸寡遂之禍遂行

於數世自文公之來匪一朝一夕之故矣子聞之曰成事不
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謂既失禮宗廟則諸侯僭天子大夫
僭諸侯之事成故曰成事不說公患三桓之侈三桓亦患公
之妄皆無戰栗之意孔子知諫之無益故曰遂事不諫然皆
始於文公無君無天以致政在大夫陪臣執國命其咎皆在
於既往也○注曰者至鬼神○卽隱五年注云失禮鬼神例
日是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疏包氏慎言云三月書乙巳月之十九日

此晉陽處父也何以不氏

注據晉陽處父伐楚救江

疏注據

救江○卽下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大事
表云陽爲處父食邑漢陽邑縣是也今太原太谷縣東南十
五里有陽縣蓋陽處父以邑爲氏與諱與大夫盟也

注諱去氏者使若得其君

如經言邾婁儀父矣不地者起公就於晉也日者起公盟也

俱沒公齊高俟不使若君處父使若君者親就其國恥不得

其君故使若得其君也如晉不書不致者深諱之

疏

注諱去至父矣

○舊疏云儀父事在隱元年凡五等諸侯失爵在名字之例者但直書其名字不言其氏即倪黎來蔡叔邾婁儀父之類是也今此處父無氏故云使若得其君矣穀梁傳不言公處父仇也爲公諱也范云諱公與大夫盟去處父氏公親如晉使若與其君盟如經言邾儀父矣即本何君爲說通義云諱與大夫盟故不言公貶處父者起實公也于防不去氏說見前又高侯無別見若直言侯嫌是齊之微者須錄其氏貴之方起公盟陽處父既於伐楚以名氏見則不氏不嫌微者乃深抑之以著大夫不敵君之義故亦得起公盟按莊二十二年通義云與處父異者微大夫之則命乎天子本當言高仲今言高侯即是抑之陽處父本當言名氏故更貶去氏其爲降一等同按外大夫皆稱名春秋所記各國大夫豈無一命之天子者孔氏說未當○注不地至晉也○穀梁傳云不書地者公在晉也按問二年齊高子來盟爲就我盟故亦不書地蓋凡書來盟皆就其國也○注日者起公盟也○穀梁傳曰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舊疏云正以微者盟例不日故也○注俱沒至君也○范亦云及齊高侯盟于防不去高侯氏者公不親如齊不與其君盟於恥差降○注如晉至諱之○穀梁傳曰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出不書反不致也彼疏云致者必有出出者不必致今出既不書故反亦不致也此舊疏云正決下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四年春公至自晉之文也今按此注

未盡然如書晉處父卽爲若得晉君如邾婁儀父則宜不
沒公矣今仍沒公蓋若魯使微者與處父盟爾于防不去氏
此去氏此就晉盟不見與於晉侯恥愈甚恥之甚則諱之深
故貶去處父之氏故穀梁曰處父仇也爲公諱也是也而又
書日以起實公也所謂
沒其文不沒其實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飲注盟不日

者欲共盟誅商臣雖不能誅猶爲疾惡故也喪與信辭也不

如平丘兩舉會盟詳錄之者時至卽盟會禮不成疏校勘記

云鄂本監本同唐石經闕毛本飲作飲釋文垂飲左氏作垂

臆按飲字唐韻在儉部臆字在腫部儉腫不相通臆飲蓋一

聲之轉顧氏炎武唐韻正云二十一侵部或疑侵韻在古可

入東者詩七月二之日饔冰冲冲三之一日納于凌陰則讀陰

爲雍矣雲漢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甯丁我躬則讀

臨爲隆矣雲漢天生蒸民其民匪靡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則讀

甚爲戎矣楚辭天問比干何逆而仰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

之則讀沈爲蟲矣九辨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游志乎

羣靈之豐豐則讀湛爲蟲矣素問調經論血并於陰氣并於

陽故爲驚狂血并於陽氣并於陰乃爲炁中太元經進次四
日飛懸陰萬物融融則亦讀陰爲雍矣東觀漢記梁商誅云
就云忠侯不聞其音背去國家都茲元陰幽居冥靡所宜
窮則音陰並讀爲雍矣太元經減測善減不減常自冲也心
減形身困諸中也減其儀欲自禁也減於艾無以莅衆也則
讀禁爲翼矣元營夫一一所以募始而測深也三三所以盡
終而極崇也則亦讀深爲春矣劉向九歎吸精粹而吐氛濁
兮橫邪世而不取容行叩誠而不阿兮遂見排而逢讒則讀
讒爲崇矣漢文帝祭陽詩朝發鄴城夕宿韓林霖雨戒塗輿
人困窮後漢避陽帝諱改隆慮爲臨慮荀子書亦作臨慮則
讀臨爲隆矣又如司馬相如長門賦以心音臨風淫陰稽吟
南與中宮崇窮同用又若易豫六四朋盍簪荀爽本作宗書
洛誥毋若火始饒饒漢書梅福傳引作庸庸詩我躬不閱表
記引作我今不閱與爾臨臨韓詩作隆衡春秋盟于垂隴公
羊穀梁作垂歛左傳諱公奪間職之妻齊世家作庸職而周
禮禮記左傳窆窆封三字通用禮明堂位魯有崇鼎呂氏春
秋以爲岑鼎風俗通空侯本名坎侯此皆出於土俗之殊要
不得以爲正音耳杜云垂隴鄭地榮陽縣東有隴城大事表
今在開封府榮澤縣東北水經注濟水篇有垂隴城濟潰出
其北春秋文公二年晉士穀盟于垂隴是也京相璠曰垂隴
鄭地今榮陽東二十里有故隴城是也世謂之都尉城蓋榮
陽典農都尉治故變垂隴之名矣一統志在開封府榮澤縣

東北殺梁傳曰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通義云黃仲炎曰垂
飲之盟士殺主諸侯之盟新城之盟趙盾主諸侯之盟而不
以士殺趙盾先諸侯者存君臣之分也○注盟不至辭也○
垂飲之盟謀誅商臣何氏蓋別有所據舊疏云正以其討臣
惡逆乃是義之高者若能誅之理應書見似若昭四年經書
執齊慶封殺之然今無其經故知不能誅也按會盟例大信
時小信月故書月爲褒與信辭○注不如至不成○即昭十
三年公會劉子晉侯以下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是
會盟兩舉也此會禮
未成故但書盟耳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何以書記異也

注以不言旱疏

穀梁注建午之月猶未爲災

年夏大旱

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爲以異書大旱之日短

之屬是也

而云災注云有也言有災疏

即僖二十一年傳曰何以書記

義述聞云廣雅曰云有也云災言有災有災與無災相對故

爲文何知云之爲言而忘乎云之爲有故以迂回失之故
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注此祿去公室

政在公子遂之所致也不就莊三十一年發傳者此最甚事

著疏

通義云異者雖無害於人物而其所致於國家者遠且大不可不察釋廢疾曰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郵分

爲四部各有義焉今檢經實二十六旱凡大雩十九大旱二不雨二歷時不雨加自文者三是以爲四部也先言時月而後言不雨緩辭也初見不雨未以爲異彌時彌月然後異而錄之先言不雨而後言至于某月急辭也一時不雨固已異矣自是異其雨以至子歷月又月異之甚也春秋畏天勤民覽其辭者見其志焉是也○注此祿至致也○五行志中之上文公二年自十有二月至于秋七月文公卽位天子使叔服來會葬毛伯賜命又會晉侯于戚公子遂如齊納幣又與諸侯盟上得天子外得諸侯沛然自大躋僖公大夫始顧政按與何氏取象小異通義云昔夏侯勝以洪範諫昌邑王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文公之篇書久不雨者三卒致仲遂逆謀嗣子遭禍此其效也○注不就至事著○莊三十一年冬不雨傳何以書記災也然則彼一時不雨故不發傳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丁卯月之十四日釋文作躋僖公云

本又作躋信字
鄂本脫信字

分三十置一禋焉若甲午夏禘丙午冬禋有象閏法毫釐不
偏三年一禋之文既無乖越五年再殷之制疎數有均校之
諸儒義實長矣然如此數則歷十二年再殷後則須超一年矣恐
未必然鄭氏亦以五年之中再殷祭其異於何者鄭以三年
喪畢而禘明年而禘日後三年禘五年禘一禘從先君來
數也宋書禮志徐廣等議曰何邵甫注公羊云禘從先君來
積數爲限自僖八年至文二年知爲禘祭如此履端居始承
源成流領會之節遠因宗本是也唐開元六年睿宗三年喪
畢而禘明年而禘不相通數以至七禘五禘至二十七年禘
禘並在一歲有司覺其非乃議以爲一禘一禘五年再殷蓋
當時鄭學盛行故改從禘禘志所推五年再殷之大禘者何
制從今君數卽位三年禘後六年禘八年禘焉

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注毀廟謂親過高

祖毀其廟藏其主于太祖廟中禮取其廟室簠以爲死者炊

沐太祖周公之廟陳者就陳列太祖前太祖東鄉昭南鄉穆

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昭取其鄉明穆取其北

而當敬疏注毀廟至廟中○漢書韋元成傳禮王者始受命
諸侯始受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迭毀毀廟

之主藏于太祖通典載或問高堂隆云昔受訓云馮君八萬
言章句說正廟之主藏太祖西壁之中還廟之主於太祖大
室北壁之中蓋亦公羊家舊說若周制則鄭注守祧職曰祧
廟爲祧周爲文王武王廟遷主藏焉又云遷主所藏曰祧先
公之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祧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
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
考之廟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謂始祖廟也按守祧疏云鄭
知周之二祧是文武先君之祧義二祧則祖廟是也故祭法云
文王而宗武王鄭云祖宗通言爾是祖其有德宗其有功其
廟不毀故云祧也知武既不毀主藏焉昭者藏於武王廟當穆
可以藏遷主可知故云遷主藏焉昭者藏於武王廟當穆者藏
於文王廟可知故云遷主藏焉昭者藏於武王廟當穆者藏
子孫之廟宜藏於后稷之廟但文武既爲二祧后稷爲太祖
廟不可復稱祧故不復名太祖廟禮祭法遠廟爲祧有天子
同有二祧其遷主則總藏於太祖廟禮祭法遠廟爲祧有天子
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又諸侯立五廟去祖爲壇壇有禱焉祭
止去壇爲鬼又諸侯立五廟去祖爲壇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
廟之上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廟中
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謂始祖廟也享嘗謂四時之祭天子
諸侯爲壇壇祈禱謂後遷在祧者也既事則反其主於祧鬼
亦在祧願遠之於無事禘乃祭之耳引春秋此傳以證之按
禮記王制云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親過

高祖則毀其二王後則不爲始封之君立廟郊天時以始祖
配禮運所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亦當有廟則遷
主當藏於其廟與○注遷取至炊沐○禮記喪大記云甸人
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疏示主人已
死此堂無復用故取之也煮汁孰而管人又取以升階授堂
上御者使沐也禮士喪禮云復者降白後西榮注降因徹西
北扉卽所爨者也謂之廟者孔疏云謂寢爲廟神之也此廟
室亦作寢室也竿者爾雅釋宮云屋上薄謂之筵注云屋竿
玉篇竹部竿危也以其當屋之高處也今南方多以竹爲之
亦有用作木者則謂之軒板按喪大記謂之扉彼疏引舊云扉
是屋簷也謂抽此西北隅屋簷也又引熊氏云扉謂西北隅
扉隱之處徹取屋外當扉隱處薪義亦通也沈氏彤儀禮小
疏西北扉乃室隱閣之處徹之者去其蓋蔽以通神也蓋取
其所在言之謂之扉指其所取物言之謂之竿也○注太祖
周公之廟○下十三年傳曰周公稱太廟禮記明堂位曰以
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漢書韋元成傳云受命之君躬接于天
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問歲而祫其道應
天故福祿永終謂天子太祖也諸侯太祖亦世世不毀魯以
伯禽爲始封祖稱世室世世不毀也見下十三年傳周公稱
太廟在五廟外與文王姜嫄廟皆爲特廟惟禘祫與各國殊○
周公廟爲其爲太祖也故毀主宜藏於其廟又與各國殊○
注陳者至尙敬○漢書韋元成傳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

主皆合食于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禮
記王制疏引鄭氏禘祫志云此禘謂祭於始祖之廟毀廟之
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於西方東面始祖之子爲昭北方南
面始祖之孫爲穆南方北面至此以下皆然從西方北方南
當爲以下又引決疑要注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方故
曰穆穆順也按此專論禘祫之昭穆若廟制昭穆則五廟並
列每廟有隔牆牆有通門故聘禮君迎賓自大門內折而東
行應三通門乃至太祖廟中所以每門曲揖也其制太祖居
中左昭右穆並列南向孫毓誤以合祭之昭穆爲廟制之昭
穆謂太祖居中二昭二穆以次而南則昭西向穆東向矣有
是理乎其公墓之昭穆則太祖居中左右也其制見於叢義之
葬皆北首故昭穆以東西爲左右也其制見於叢義之三
禮圖其與廟制殊者一南向一北首一並列一不並列爾則
又不得泥於昭明穆順之義矣其賜爵之昭穆則昭與穆
穆與穆齒時祭者亦昭南穆北也
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
于太祖注自外來曰升疏穀梁傳亦曰禘祭者毀廟之主陳
太祖注禘祭者皆合祭諸廟已毀未毀者之主皆升合食于
以昭穆爲次序父爲昭子爲穆昭南穆北鄉孫從王父坐
也祭畢則復還其廟正以四親廟之主各五年而再殷祭注
別爲廟今合祭太祖廟故爲自外來升也

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祫

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禮天子特禘特祫諸侯禘

則不祫祫則不嘗大夫有賜於君然後祫其高祖疏注殷盛

豫象傳曰殷薦之上帝釋文引馬注云殷盛也禮士喪禮云

月半不殷奠注殷盛也沈氏形禘祫年月說云於周天子則

當從橫渠張子之說以禘卽司尊彝之追享祫卽其朝享而

並爲四時之間祀也積四時而成歲祀則四時之間則歲舉

也蓋祫爲毀廟之主而設禘爲始祖之所自出而設其外南

北郊爲天地而設天地也始祖所自出與毀廟之主雖尊親

遠近有差等然自繼天祖者視之則天祖均也南北郊以歲

舉而禘祫獨不以歲舉乎於諸侯當從五年再殷祭之說者

殷祭卽祫也三年一祫五年再祫皆問歲一舉歷五年而實

四期也祫之月當如周物備而合食於冬十月侯與王不宜

殊其間歲而舉則降於天子一等也按沈氏此說與各家皆

不合通義云再殷祭者再祫也閒無事則舉焉或越二歲或

曠一歲總其率較五年而再祫取象天道五歲再閏以爲疏

數節也漢儒有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出於禮緯於經無

徵經之言大禘者事天之名祭法周人禘嘗而郊稷鄭司農

曰此禘謂祭昊天于圜丘也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

其祖配之韋元成曰言始受命而王祭天如其祖配而不爲
立廟親盡也此先儒舊訓有自來矣商承亂鳥之祥周受履
敏之命故推其祖之所自出上本於天而周人以魯爲始祖
以後稷爲始封之祖是以配饗于禘配稷于郊國語曰天子
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又曰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禘先于郊
非配天而何其廟祭有名禘者則如禮記每稱嘗禘之禮禘
嘗之義夏祭曰禘秋祭曰嘗文偶事敵俱爲時祭更不見大
禘之文漢儒誤混禘名于大禘唐宋以來遂相承言周人之
禘以稷配饗又推之而言魯人僭禘亦以周公配文王明堂
位固云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實不禘文王也按唐宋人之
說本無足辨至謂宗廟之祭止有大禘而無大禘然兩漢今
古文家皆以禘祫並舉似非無據姑存沈孔二說以備參考
○注謂三至年禘○禮記疏引禮緯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
鄭注百王通義又御覽引五經通義云王者諸侯所以三年
一禘五年一禘何三年一禘天道小備故三年一禘祫者取
未遷廟主合食太祖廟中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禘
祫祭言嘗禘嘗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
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又云昔帝王承
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
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按嘗疑祫之誤
嘗爲四時祭也○注禘所至祭也○舊疏云出禮記與春秋

說文按今禮記無此文或禮說之譌書盤庚云茲予大享于
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僞孔傳占者錄功臣配食于廟周禮
司勳職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注
銘之言名也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功也死則於烝先
王祭之謂告其神以詞焉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
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今漢祭功臣於廟庭孔叢子論
書云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
也皆未言祭於何時惟周禮謂在烝祭時則有是語言有勇而無
如害上則不登於明堂左傳引周志亦如是語言有勇而無
義者不登堂配食蓋禘必於太廟周廟制如明堂故謂明堂
也公羊禮說云此春秋說文何氏之所本魏書孫慧蔚主之
外此愚說紛如與何異矣周禮司勳凡有功者祭于大烝注
引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又引漢祭功
臣于廟庭疏或謂周時直於烝時殷時烝時世有禘祫並及功臣
高堂隆亦主周禮之說配食於烝祭後世烝嘗俱祭禮異故也
者梁武帝時何遜之議曰禘祫於夏首祭後世烝嘗俱祭禮異故也
冬萬物皆成其禮大近代禘祫並及功臣有乖古典請為祫於
祭乃及功臣從之至唐韋挺等議曰古者臣有大功享祿其
後子孫率禮絜粢盛禱祀烝嘗四時不輟國家大祫又得
配焉其禘及時享功臣皆不應預故周禮六功之官皆配大
烝而已先儒皆以大烝為禘祭禘無配功臣誠謂理不可易
從之按此諸說不同亦有由焉祭禘無配功臣誠謂理不可易
公羊慶流三十一

小禘大禘歆賁達鄭眾馬融王肅張融孔晃與何同其餘皆
 與何異後世專主鄭氏之說小則人臣不與大則兼及有功
 小大既殊則禘祫功臣不得不異制矣長發之詩王肅謂禘
 祭宗廟據此則實維阿衡卽禘祭時功臣皆祭之證矣春秋
 說其殷禮與○注祫猶至遺失○詩商頌元鳥序箋云祫合
 也蓋合祭羣廟故取義於合後漢書張純傳天禘之爲言諦
 審諸昭穆尊卑之差也周制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
 廟文武以下則穆之遷主祭於文王廟昭之遷主祭於武王
 廟未毀之廟各於其廟祭不升台食故須審諦無遺失也其
 尸后稷廟穆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文王尸一穆曰共一
 武王廟武王尸一昭穆尸其一其祫祭之尸則毀廟之主陳於
 太廟立昭穆二尸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廟而各立
 尸也周禮大宗伯以肆禮禘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注肆獻
 裸祫也饋食禘也是也○注天子至不嘗○禮記王制云天
 子犇祫祫禘祫嘗祫烝注犇猶一也祫合也天子諸侯之喪
 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天子先
 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祫而已不
 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祫以祫爲殷祭也魯禮
 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
 再殷祭一祫一禘王制又云諸侯祫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
 不烝烝則不祫注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祫祭王制又云
 諸侯祫禘一祫一禘一祫一禘一祫一禘一祫一禘一祫一禘

與此異王制雜記先代之制何氏於桓八年注云春日祠夏
曰祠則据周制言與禘於夏禘於秋諸侯當殷祭之時不爲
時祭天子則特行禘祫殷祭於時祭仍無闕也舊疏於天子
特禘特祫云禮記及春秋說文禮記亦無此語又按王制云夏禘則
於諸侯祫則不禘按今王制亦無此語也又按王制疏載王肅
論引賈逵說古禘于莊公禘者還也審諸昭穆遷主遜位孫
居王父之處又引禘於太廟逸禮其昭穆尸皆升其祝辭稱孝
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無是理也逸禮又云皆升其祝辭稱孝
祖劉歆賈逵鄭眾馬融等皆以爲然按曾子問云七廟五廟不
無虛主虛主者鄭氏取公羊爲正說也杜預等以禘爲三年
取羣廟可知故鄭氏取公羊爲正說也杜預等以禘爲三年
大祭在太祖之廟傳無祫文以禘經違不可從○注大昭穆謂之
禘取其台集羣祖謂之祫與禮經違不可從○注大昭穆謂之
祖○禮記大傳云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謂免於大難也干猶
注大事寇戎之事也省善也善於其君謂免於大難也干猶
空也空禘謂無廟祫祭之於壇墀正義今唯云及高祖是禘
不及始祖以卑故也然此言支庶爲大夫士者耳若適爲大
夫亦有太祖故王制云大夫有始祖者鬼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
三是有師說云大夫有始祖者鬼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
則亦祫於太祖廟中徧祫太祖以下也然春秋之義大夫得祫
世則不得有太祖廟故何氏謂祫其高祖也禮疏所載師說

亦未安大夫雖有太祖亦不得祫於太祖之廟果爾則與諸
侯何別乎朱氏彬禮記訓纂云吳幼清曰大事大功也省察
也如詩序所謂有功而見知也祫合也謂雖無廟而得有廟
者合祭也大夫蓋祫於曾祖而上及高祖上士則祫於祖廟
而上及曾祖高祖中士下土則祫於祖廟而上及祖與曾祖
高祖也其說是也又以大夫亦有太祖廟者無曾祖廟當
祫於太祖之廟而祭曾祖祖廟凡四世若太祖在高祖前者
或祫於太祖廟而并及高祖祖廟爲五世也亦惑於禮記疏
說躋者何升也疏頌長發傳躋升也詩小雅斯君子攸躋商
部躋登也登卽升也方言言亦云躋登也東齊海岱之間謂之
躋爾雅釋詁小爾雅廣言皆云躋陞也周禮眡衿注鄭司農
云躋升氣也爾何言乎升僖公注據禘于大廟不道所升疏
與躋同見廣韻何言乎升僖公注據禘于大廟不道所升疏
注据禘至所升○卽僖入年議何議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
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是也議何議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
先禘而後祖也注升謂西上禮昭穆指父子近取法春秋惠
公與莊公當同南而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繼
閔者在下文公綠僖公於閔公爲庶兄置僖公於閔公上失

先後之義故譏之傳曰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
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各當爲
兄弟願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

順各有所施也不言吉禘者就不三年不復譏略爲下張本

疏穀梁傳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

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

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禮記禮器

云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基逆祀而弗止也注云文

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始逆祀是夏父弗基爲

宗人之爲也彼疏引異義公羊董仲舒說躋僖公逆祀小惡

也左氏說爲大惡也許君謹案從方氏說躋僖公之云兄弟無

相後之道登僖公主於閔公主上不順爲小惡也又王制曰

宗廟有弗順者爲不孝注不順者謂若逆昭穆謂此類也○

注升謂西上○此謂禘祭之序王制疏云此給謂祭於始祖

廟毀廟之主及未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之主於西

方東面始祖之子爲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爲穆南方北面

自此以下皆然從西爲上是也○注禮昭至西上○禮父爲

昭子爲穆故云昭穆指父子禮器正義外傳云躋僖公弗基

云明爲昭其次爲穆以此言之從文公至惠公七世惠公爲
 昭隱公爲穆桓公爲昭莊公爲穆閔公爲昭僖公爲穆今蹟
 僖公爲昭閔公爲穆自此以下昭穆皆逆是用國語之說與何
 先公服氏云自躋僖公以來昭穆皆逆是謂之爲昭非爲穆
 休義異如鄭駁異義之意正以僖在閔上謂之爲昭非爲穆
 也守祿疏惠公當昭隱公當穆桓公當昭莊公當穆閔公當
 昭僖公當穆今升僖公於閔之上爲昭閔公爲穆故云逆祀
 知不以兄弟同昭位升僖公於閔之上爲昭閔公爲穆故云逆祀
 祀先公若本同倫以僖公升于閔之上則以後諸公昭穆不
 亂何以定八年始云順祀乎明本以僖閔昭穆別故以後皆
 亂也蓋亦用服說或左氏家說如是與按鄭駁異義以爲小
 惡明止登僖主於閔主上兩不必如服氏說但傳明言先禰
 後祖恐是升僖爲昭則必降閔爲穆然文仍昭宣仍穆與閔
 爲昭僖爲穆無異何至自此以下昭穆皆逆賈孔所疏殊屬
 牽強以魯世次考之伯禽爲始封祖其次考公煬公昭幽公
 魏公穆厲公獻公昭眞公穆武公昭懿公孝公穆故惠公昭
 也中有伯御弒君自立天子所誅必不序入昭穆之次故何
 氏如此序也然以一昭一穆序之亦惠公宜昭○注繼閔至
 譏之○穀梁注舊說僖公閔公庶兄故文公升僖公之主於
 閔公之上耳正以閔僖同穆位閔當在西僖當在東今升僖
 於閔之西也是失先後之序○注傳曰至祖也○范甯引舊
 說又云僖公雖長已爲臣矣閔公雖小已爲君矣臣不可以

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以昭穆父祖爲喻與何氏說同齊
氏召南經傳考證云公羊此義極精何氏注亦最當後漢梁
太后欲以殤帝廟次居順帝下周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
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於閔上孔子識之書曰躋
僖公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也今
殤帝在先於秩爲父順帝在後於親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
昭穆之序不可亂太后從之此事足與傳相發明通義亦引
周議又引賈公彥曰兄死弟及俱爲君則以兄弟爲昭穆以
其弟已爲臣臣子一例則如父子故謂昭穆也廣森謂臣子
一例此傳明文周賈之說蓋得經理僖於閔賢兄弟然傳曰
先禰而後祖也殺梁傳亦曰先親而後祖也閔語亦曰非昭
穆也左氏傳亦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可見舊之先閔非直
以臣越君乃卽以子越父以穆越昭以禰越祖何者諸侯之
尊兄弟不得以其屬通雖繼立也是必嘗爲臣臣之事君與
子之事父等由族屬言之父子不可改詩曰莊公之子是也
由廟制言之僖公時固祀莊于祖祀閔于禰詩曰新廟奕奕
毛公傳以爲閔公廟是也至于文公則當禰僖而祖閔父之
所不禰子亦不祖也父之所禰子亦不敢不祖也今僖必禰
莊將別有閔宮加四親廟而爲五可乎俗儒或於禰必爲父
祖必爲王父甚不知禮意祖禰皆廟名也爲人後者後其廟
重禰事之非必父謂之也祖事之非必王父謂之也自始立
廟卽定禰祖之名又其上昭一穆而四廟備廟爲君者迭

居迭毀凡新主則必納禰宮不以倫序而異若周之初孝王
 嗣諡王懿之叔父也然祀懿必於禰假令兄弟同昭穆則孝
 王當與共王同位而以臣濟懿上是卽逆祀矣其後桓王嗣
 平王平之孫也然祀平亦於禰而太子洩父不序於七廟人
 君者尊之統也是故廟無虛主廟無二主皆所以著統也天
 子以天下爲體以是一王爲一世諸侯以國爲體以一君爲一
 世因不與士大夫恆禮同而春秋之際家世其爵祿雖大夫
 猶有爲兄後者矣況天子諸侯之兄弟有君臣之分者耶高
 閔曰父子相繼此禮之常也至于傳之兄弟則亦不得已焉
 耳既授之天下猶父道也以天下國家爲重矣徐邈曰若兄
 者雖非其父亦猶父道也後世當祀不及祖禰此又妄之甚
 者禮有所極義有所斷爲之後者爲之子所以正授受重祖
 統也兄弟六人相代爲君亦六代祀祖禰矣假非兄弟相代
 而其祖亦當遷耳豈得故存哉卽如邈言使有兄弟六人各
 自稱昭是有十三廟又其最後一君自上繼其父則五君終
 無後也豈其所以傳重授國之意乎凡言禮者惡其諂時君
 之意苟曰廣宗廟大孝之本而不詳授受之道使當傳國者
 不忍以其國與其宗曰非吾子也當受國者又不肯以臣子
 之禮事其君曰非吾父也至令宗廟猥眾昭穆駢積而鬼存
 不祀者皆不知春秋大義故也按何氏此注與上注似不合
 既以閔猶文之祖則不得閔倍同北而西上矣蓋殷人兄弟

爲君同昭穆則人兄弟爲君異昭穆周道尊尊以國體爲重
生爲君臣死卽爲父子故昭穆各異殷道親親天子諸侯俱
不絕旁期則生雖君臣親誼不殊故死則仍爲兄弟昭穆宜
同也何氏以臣子一例定春秋繼統之經而以兄弟同昭穆
說合祀蓋以殷之質變周之文以親親兼尊尊與○注自先
至施也○此何氏中言昭穆之制與稱謂之殊所以不同也
以自先君視之兄弟既爲兄弟則昭穆仍同昭穆自國體言
之則閔爲君父僖爲臣子也公羊禮說云兄終弟及之昭穆
有二說焉一以爲父子故昭穆異其說皆自三傳啟之而注
及俱爲君則如父子故昭穆異其說皆自三傳啟之而注三
傳者初不主後說也歷引范甯何休注又引杜預曰僖公閔
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次宜次閔下今升閔上故議之孔申
之曰若兄弟相代卽異昭穆設兄弟四人皆爲君則祖父之
廟卽以從毀知其理必不然而貴公彥之說則異是謂閔公
爲昭僖公爲穆今升僖爲昭閔爲穆故云逆祀果爾是誠亂
昭穆之序董仲舒何以謂躋僖公爲小惡耶許以其爲大惡
鄭氏曰兄弟無相後之道登僖於閔上不順爲小惡康成何
爲駿叔重耶問者曰韋昭賈公彥之徒皆以爲臣子一例此
非公羊傳明文耶曰其說出於公羊韋賈皆不得其解者也
臣子一例自施於服制不可通於廟制儀禮曰封君之子不
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之後漢朱意曰春秋之義
諸父昆弟無所不臣大戴禮曰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志由

此觀之則以弟繼兄以兄繼弟甚至以叔繼姪俱無不可何
注臣之繼君猶子繼父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例舜之於
堯本非父子至終喪告廟與父死子繼無異也推而言之隱
桓莊閔僖文一如文武成康故自繼代言之文之於閔僖猶
之乎祖廟也若立廟而異昭穆是非父子而爲父子非祖孫
而爲祖孫於情不安於禮得乎設使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兄
弟四王各爲一代而異昭穆則武丁之祭將上不及祖耶况
生前爲父子死後爲祖孫生前爲兄弟死後爲父子不知當
禘祫時昭穆合食一堂何以爲情耶後漢梁太后詔以穆帝
幼崩次在順帝下馬訪奏宜如詔書呂勃以爲應依昭穆之
序先塋後順周舉議春秋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文公躋
僖於閔上孔子譏之今塋帝在先於秋爲父順帝在後於親
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勃議是故冲遠謂
先儒無此說善乎何氏之說曰自先君言之隱桓及國僖當
各爲兄弟顧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
義逆順各有所施吾故歸之曰門內之治恩掩義閔僖不得
異昭穆門外之治義斷恩閔僖遂儼如父子何也宗廟之內
親親也朝廷之上尊尊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故曰先廟
而後祖也申述何義可謂深切著明矣○注不言至張本○
毛本三誤二舊疏云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傳其言吉何未可
以吉也曷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然則吉禘莊公在三年內
此大事亦在三年內是不須更言吉禘以譏之但略言大事

於太廟爲下躋僖公張本而已春秋說云大事者吉禘也吉禘無常月喪畢乃行僖公三十三年十一月薨至文公二年十一月始滿二十五月今方八月計僅二十二月喪制未畢與閏二年吉禘正同春秋之例一譏不再譏如仍書吉禘是再譏也故不書吉禘而書大事言吉禘國之大事而文公亂之穀梁所謂文無大也此用杜氏說以大事爲禘也范甯說穀梁以親爲僖以祖爲莊公直以僖在莊上魯之君臣不宜荒悖若此與三傳外傳皆違皆自逞私見者不可從漢書五行志云左氏說曰太廟周公之廟饗有禮義者也祀國之大事也惡其亂國之大事于太廟故曰大事也躋登也登釐公于愍公上逆祀也釐雖躋之庶兄嘗爲愍臣臣于一例不得在愍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祖之大禮內爲我而不恭而狂外爲言不從而僭故是歲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後年若是者三而太室屋壞矣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屋導高者也象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也彼所載左氏說亦以此爲禘蓋古文家說與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疏

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稱人者爲報彭衙之役

公子遂如齊納幣

皇清經解賈疏

公羊義疏三十八

夫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議疏

穀梁注云喪制未畢而納幣書非禮左傳以爲禮也檀弓疏引膏肓

云喪服未畢而行昏禮於義爲短鄭箴之曰僖公母主婚得權時之禮劉評之曰此鄭違心之論莊公母主取仇女亦權

宜之

禮乎何議爾議喪娶也疏

釋文作喪娶在三年之外則何云本或作娶娶在三年之外則何

議乎喪娶注

據逆在四年疏注據逆在四年○下四年逆婦姜于齊是也

三年之

內不圖婚

注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又禮先

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此四者皆在三年之內故云爾疏

注僖

公至云爾

禮記昏義云納采問名納吉納徵禮皆禮同春秋之納幣則禮之納徵也是彼三禮皆在納幣前也繁露玉

杯云春秋譏文公以喪娶難者曰喪之法不遇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今按經文乃四十一月乃取取時無喪出其法

也久矣何以謂之喪取曰春秋之論事莫重乎志

吉禘于莊

今取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取也

公議然則曷爲不於祭焉議注

據吉禘于莊公議始不三年

大事圖婚俱不三年大事猶從吉禘不復議疏

注據吉至三年○閏二年

傳吉禱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通義云難
不言吉禱意○注大事至復譏○校勘記云鄂本復作獨按
是也三年之恩疾矣注疾痛疏○禮記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
未忘又曰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非虛加之也注非
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非虛加之也注非
虛加賁之疏○繁露玉杯云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
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子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子之知
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以人心爲皆有之注以人心
爲皆有疾痛不忍娶疏○通義云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
降非從地出非爲人悅也稱情而立文焉爾創鉅者其日久
痛甚者其愈遲蓋哀迫思慕有餘于三年之外者然而先王
爲之中制斷以五五猶且葬而有變緣而有除將使不肖者
皆易跋及焉如是而情有不逮者謂之無人心矣經義述聞
云謹案人之言仁也學子經說篇仁愛也方言凡相濟愛九
疑湘潭之間謂之人兮表記仁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謂施以
人恩也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傳曰執未
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傳矣何注曰
惻慈也仁之者若曰在招丘可悲矣閔錄之辭表記注引公
羊仁之作人之是人即仁也以仁心爲皆有之者以哀痛父

母之心爲眾所同有也作人者借字耳下文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變焉矣何注曰有人心念親者聞有欲爲己國婚則當變慟哭泣矣此解得之按作人字解亦自可通不必讀作仁字俞云此解上文不於祭議之義蓋吉禘于莊公議而此年大事于大廟不議者正以三年之喪疾病至深乃人心所皆有非如它事微婉難明故吉禘一議已足見義其餘如何解猶不忍娶言亦與上下無不貫矣按以人心爲皆有之

則曷爲獨於娶焉議注据孝子疾痛吉事皆不當爲非獨娶

也疏

注据孝至獨娶○禮記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故凡祭祀及冠婚朝聘皆不行也

娶者大吉也

注合二姓之好傳之於無窮故爲大吉疏注合

大吉○禮記昏義云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

下以繼後世也又哀公問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

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穀梁桓二年傳子貢曰冕而親迎不

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哀

公問又曰大昏非常吉也注與大事異疏注與大事異○通

萬世之嗣也者圖婚惡重於給故大其爲吉者主於已注主於已身不如

事不復儼從常辭而已

祭祀尚有念先人之心疏

注主於至之心○繫諸玉杯云文公以秋禘祭以冬納幣皆失於太

蚤春秋不議其前而議其後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永平於心今全無悼遠之志反思念取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議不出三年於首而已議其喪取也不別先後賤其無人心也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又云志爲質物爲文文著於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甯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尙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有文無質非直不子乃少惡之謂州公寔來是也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故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孺立新王之道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好誠以滅偽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

宜於此焉變矣

注變者變慟哭泣也有人心念親者聞有欲

爲己圖婚則當變慟哭泣矣況乃至子納幣成婚哉疏

注變

泣也○小爾雅廣詁變易也禮記檀弓云不可以變注變動也謂動易其平素爲哭泣也故死喪亦謂之變鼓梁昭十五年傳大夫以變是也孫氏志祖讀書錄云變讀爲辨言誠有欲爲己圖婚則當辨其義之可否宣十五年傳上變古易

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亦謂當辨其災應之所由來辨變古字通用披變義最切作辨解迂回○注有人至婚哉○毛本于作於通義云文公誠有人心欲變未失而久喪者則所變宜莫若此矣於此而不變知其外慕久喪之名而汲汲圖婚內實不哀也於義亦迂說變字亦未明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六終

丹徒陳慶年參校
子汝恭校字